

名著评点

楚辞是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和最富生命力的文学形式之一，以屈原的创作作为主流标志的楚辞作品，不但将楚国的诗歌推向了先秦文学的顶峰，也为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开启了崭新的一幕。正是屈原那澎湃难抑的发愤抒情，才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波澜激荡的不朽华章。它那惊天地泣鬼神艺术熏染与人格震撼力，使无数文人骚客为之倾倒称叹，而其中所蕴含着的深邃的情感力量与文化积淀，更为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增添了瑰丽的浪花。下面就楚辞的艺术成就从几个方面进行简略的评述。

首先表现于艺术创作的自觉性。毫无疑问，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品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但是这样的创作是与屈原个人的生活际遇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屈原首先是作为一名政治家走上战国时期错综纷杂的历史舞台的，面对腐朽没落的楚国贵族势力，他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狷介性格与之顽强不懈地抗争，始终不肯屈服。当政治斗争转向失败，政治生涯落入低谷时，他仍然坚持“苏世独立”的高尚节操，表现出异常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与自我形象的保护意识，从中可以发现诗人主观情感世界是何等的深挚而丰沛，只有经过充分的渲泻之后，才能将此升华为一种精神的力量。也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杰出的艺术表现才华和崇高的人生品格，才使屈原怀有一种较常人炽烈得多的历史责任感与承担历史命运的高度自觉性，从而将他自身的人格精神完美地结合于文学的创作过程中，由此迸发出可与日月相辉映的奇异光彩，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其二表现于艺术形式的开拓性。楚辞这样一种磅礴沉郁、新奇惊绝的文学形式，仿佛是突如其来的击雷闪电降临在战国时代的文学领地之上。而其实，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都有它自身所需要的土壤与氛围，应该说楚辞的诞生是春秋至战国数百年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那个时代南北文化不断交融影响的结果，而其中最具直接影响作用的则是已经长期流行于中原地区的诗歌作品《诗经》，只是这种影响的结果是异变的形式罢了。楚辞在艺术形式上完全突破了《诗经》旧有的样子，以煌煌雄浑的创制取代了前者“短章复沓”的模式，将诗歌所承纳的文学容量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尤其是在句式上，楚辞打破了惯常以四言为主的写作形式，代之以长短兼糅、长句为主的风格，几乎运用了以往诗歌的所有句式，灵活地使用语助词“兮”字，发展了《诗经》的传统句式，使之趋于富有变化和节韵。另外，楚辞还大量地将方言口语融入诗句之中，极大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容量和文学意蕴，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与概括力。

其三表现于艺术手法的多样性。楚辞作品特别是屈原的作品，一个十分突出的艺术成就就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广泛运用。浪漫主义是屈原文学创作中带有总体性特征的精神内核，它在屈原作品中一直占据着主导性地位。究其原因，大致是由于屈原在现实社会中屡遭挫折，长期无法实现他胸怀中纯真完美的政治理想，转而希望彻底摆脱现实的沉重束缚，去寻找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不拘，在充满情感激荡的憧憬之中完成他对痛苦与失望情绪的超越。因此，他的想象才如此地不受时空的限制，在那份自己营造的空间、无限的世界中创造出了无数奇诡艳丽的艺术形象，把人神鬼怪自然地融合在艺术表现的境界中，使读者在几近荒诞诡谲的意境体验过程中领略到诗人内心

情感的跌宕起伏与精神追求的桀傲不羈。因而我们既可以说它是创造了超越现实的浪漫，又可以说是造就了充满了浪漫的现实。与此同时，作者还大量运用比兴手法，摆脱了《诗经》中仅将比兴作为赋的补充手段的创作传统，从而使比兴真正从赋中独立出来，通过主动运用比喻和象征，创造出许多新鲜感人的审美意象，从另一方面更增添了作品的浪漫色彩。

其四表现于艺术发展的连续性。在楚辞创作中，屈原的作品表现出了相当高超的艺术创造性，而在其身歿之后，楚辞这种文学形式并未因此被划上一个终止符，以至成为文学圣曲中的绝响。继之而起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顺其自然地承担了楚辞创作的时代使命，将这个新兴的文学形式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下去，并与屈原的感愤抒情精神特质相契合，开创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崭新时代，并以此为标志，中国文学的发展开始具有了它自己独立的品格。其中，宋玉的创作实践，不但将旧有的楚辞形式进行了更为宽泛的拓展，而且创造性地确立了楚赋的地位，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对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富有个性的发展与完善，并更加注重培养文学的审美意境，为整个楚辞文学的深化注入了活力。及至两汉时期，文人对骚赋体作品极为重视，创作了一批介乎于楚辞与汉赋风格之间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些既为当时的新兴文学体裁的问世创造了条件，同样也为楚辞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定格，增添了份量。通过楚辞的滋养，赋体文学愈发显示出其不可磨灭的艺术魅力。

传世名著百部之楚辞

大约两千多年以前，在中华文明耕耘播种的丰土沃壤之上，当以黄河流域为文化背景，以现实主义精神为艺术特征的文学鸿篇《诗经》诞生 300 余年之后，以长江流域为文化背景，以浪漫主义精神为艺术特征的另一朵文学奇葩——《楚辞》，在诗苑中翩然绽放开来，同时以它特有的磅礴气势和艺术魅力在我国古代诗歌园圃中浓香四溢，独擅风采，开创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个光辉典范。与诗园经典《诗经》共同构建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两大不朽源头。从此，在我国文学史的巍峨殿堂上，形成了双珠竞彩、“诗”、“骚”合璧的灿烂景观。

两千多年来，《楚辞》始终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长盛不衰，而它对后人的影响，则已显然超出文学的范畴，被涵纳在文化发展史的广阔空间背景里，而且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化也已在世界范围内显示了深远的意义和价值。以下，试从几个主要方面，对《楚辞》进行简略的介绍。

1. 《楚辞》的名称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中的张汤传称：“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不过这里的“楚辞”也还不是作为专书的名称出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称：“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乃作《怀少》之赋。”《汉书·艺文志》亦记：“屈原赋二十五篇。”这样的记载至少说明“赋”的称法在汉代是比较普遍的。不过，如果从渊源上考查，还是“辞”之名为最早的提法，这也可以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找到线索：“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代班固作《离骚》赞序时讲屈原的创作契机是“明己遭尤作辞也”，继而解释说：“屈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世。”看来，较为合乎情理的结论是，“辞”当为战国时期，楚国在诗体上的一种固有称谓。

秦灭六国，重点表现为军事上的成功，在文化上的影响十分有限，“辞”体作品不称于世，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汉代推崇黄老之学，老子出身楚国，楚地文化受到统治阶层的一致重视，“辞”体作品也随之得到青睐。汉初的几个皇帝都有过“征天下能为楚辞者”的记载，汉高祖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皆类于楚声，这对《楚辞》的流传产生了重要作用。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一种文体，实际上它是脱胎于楚辞的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之所以讲“屈赋”或“楚赋”，大概是照顾到汉人的习惯，只是形式上的一种便称。由于赋体与辞体渊源上关系密切，所以辞赋连称在汉代并无不妥。而且汉初有所谓“骚体赋”，几与楚辞相当。随着汉赋的成熟，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辞体作品，便被逐渐还原为它本来的样子。“楚辞”一语，始成定称。

2. 《楚辞》的背景

“楚辞”是战国时期在我国南方楚国地区出现的一种新型诗体，经过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的问世，最终形成了一代丰富而完整的文学样式。从作品的表现形式来看，《楚辞》绝然不同于此前出现的《诗经》。按说战国时期激剧动荡的社会背景，为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提供了充分可能，《楚辞》从内容到形式都应该受前者的重大影响。可令人惊讶的是，这

种影响虽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两者的不同却更为明显和强烈。《楚辞》以鸿篇长句见称，且绝少章句重复，里面包含有大量带有楚地巫风与神话色彩的文学意蕴，其篇章内容含量的丰富性，句法组织的灵活性，都非《诗经》所可比拟。这不禁使我们对孕育这种特殊体裁的楚地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中华文明历程的时间表上，楚地是一个文明发展较晚的地区。春秋早期，它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经过数百年战争兼并，楚国势力急剧膨胀，至战国时期，已跃为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不但在疆域上称雄四方，而且民族成分的复杂程度也为其他诸侯国所不及。不过当时楚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平，尚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状态，因此，楚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制度上，都与中原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制度、文化的滞后，使楚国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人们相对淡薄的宗法思想、礼教观念以及伦理意识，为宗教风习的流播，培养了深厚的情感基础。非理性的精神质素与浪漫不羁的直觉心态相契合，自然和谐地将楚地杂陈遍布的巫术、神话、仙道内容糅合为一个整体，转而注输到楚人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给楚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诱发出变幻多姿、浓郁艳丽的文学意象。

当然，这种文学意象是通过不断吸收已经存在的风格多样的“楚语”、“楚声”、“楚歌”、“楚调”的基础上而完成的。宋代学者黄伯思曾总结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校定楚辞序》）。诚如此说，《楚辞》中许多远古社会的遗风余绪，特别是洋溢着炽盛的巫风气息的篇章，便寻找到渊源上的归属。

3. 《楚辞》的收集

“楚辞”虽然创成于战国时期，但它最初流传的情形，估计还是以单篇的形式出现的。近年来，在安徽阜阳汉代汝阴侯夏侯灶墓遗址中，发现过两片《楚辞》残简，一为《离骚》，一为《涉江》，墓主在世时间距屈原之死约百余年，这是有实物证据的最早《楚辞》文本。另据有关学者考证，在此之前，楚国的宋玉曾辑《离骚》、《九辨》成书，堪称是《楚辞》结集之滥觞。关于汉代收集《楚辞》的情况，则有《汉书·地理志》为我们提供大概：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上文列述了两个主要的收集群体：其一是吴王刘濞及其招纳的“娱游子弟”。这里有一位重要人物，即枚乘。目前，文学史上以枚乘和他的《七发》作为汉赋正式产生的第一位作家与第一部作品，而严夫子即庄忌（“庄”因避汉明帝讳而改作“严”），是现行本《楚辞》中《哀时命》一篇的作者，他的儿子正是庄助。庄氏父子对《楚辞》的兴趣相当浓厚。后来，庄助和朱买臣先后因精通《楚辞》而见幸于汉廷，与此关系甚密。由此可见，吴地在《楚辞》的收集活动方面成效十分卓著。其二是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士人。刘安本人创作过《离骚传》，他的属地以寿春为中心，这是楚国最晚建立的国都所在地，作为楚国故地，想必在收集楚地旧辞方面有许多便利的地方。经过这两方面的积累，再加上汉代高层统治者对《楚辞》的大力推崇，《楚辞》一类的作品在汉初的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可能范围内的复原。

4.《楚辞》的篇目

据载，淮南王刘安曾取宋玉辑本为底本，增入《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诸篇，并附自创《招隐士》1篇，合计9篇，奠定了《楚辞》的大体规模。西汉刘向编校《楚辞》时，又补《招魂》、《九怀》、《七谏》等篇，附己作《九叹》1篇，共计13篇。此后，又经人陆续添入《哀时命》、《惜誓》、《大招》3篇，成16篇。东汉王逸据16篇，再编入自己的《九思》一篇，终成17篇，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7卷本的《楚辞章句》。因刘安、刘向诸本久已失传，故此王逸的《章句》本便成为最早最完整的读本。

王逸在《离骚后序》中说：“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纡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16卷。”这16卷中，他可以断定是屈原作品的有7卷25篇，计：

《离骚》1篇

《九歌》11篇

《天问》1篇

《九章》9篇

《远游》1篇

《卜居》1篇

《渔父》1篇

另外九卷根据王逸说法，分别是：

《九辨》1篇，宋玉作

《招魂》1篇，宋玉作（司马迁则认为是屈原之作）

《大招》1篇，或为屈原作，或为景差作（朱熹以为属景差，从词采看，当非屈氏之作）

《惜誓》1篇，或为贾谊作（其实已可肯定为贾谊之作）

《招隐士》1篇，淮南小山作

《七谏》7篇，东方朔作

《哀时命》1篇，严忌作

《九怀》9篇，王褒作

《九叹》9篇，刘向作

5.《楚辞》的作者

楚辞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其最重要的开创者和最具代表性的作者，当首推屈原。从现存的楚辞作品来看，不论在篇幅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无出其右者。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质量上，他取得了无人能够匹及的卓越的艺术成就，使其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乃至文学史上最具艺术创造性和艺术感染力的巨擘之一。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司马迁称其为“楚之同姓”（《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大致出身于和楚王同姓的贵族阶层。根据今人胡念贻先生的考证，其出生年代约为公元前353年，他年轻时曾得楚怀王信任，被任命为左徒，史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同上）。后来上官大夫嫉恨他的才能，进谗怀王，使其见疏，改任三闾大夫，掌楚王族三姓，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展现文学才华的契机。从此，楚国的政治也步入了一个风雨飘摇、每况愈下的时期，楚国在与秦国多次的冲突较量中，始终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屈原本人由于横遭贬斥而被迫离开郢都，

谪居汉北。此时他怀着满腔积愤创作了不朽的名篇《离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 299 年),秦军伐楚,秦昭王约请怀王在武关相会,怀王受骗入秦,三年后客死异地。随后,楚顷襄王即位,对待屈原一仍其旧,十分冷淡,在令尹子兰的唆使下,上官大夫再次进谗加害,终致将屈原放逐到江南一带,使其政治生涯彻底断送在旧贵族势力的联合夹击之中,而此际的楚国更是势若累卵,岌岌可危。顷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278 年),楚都郢被秦攻破,楚国陷入空前的灾难,屈原辗转于沅、湘一带,所谓“被发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同上),最后行至汨罗江畔,在极度悲愤和绝望中,自沉江中,其时约在公元前 277 年~前 276 年间。屈原政治生涯的不幸反过来造就了他文学事业的辉煌,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几乎都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因此,他的诗篇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显示出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凝重的基调。这无疑是他所处的时代赋予的特征。

继屈原之后,最有影响和富于个性的楚辞作家是宋玉。宋玉也是楚国人,生卒年代史载不详,主要活动于顷襄王在位时期(公元前 298 年~公元前 263 年),王逸称他是屈原的弟子,实际上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据说他在相貌和仪表上很出众,而且辩才过人,估计做过小臣,长期不甚得志。他的辞赋颇得顷襄王的喜爱,但由于周围小人的排挤,连小臣的地位都没有保住,以至潦倒终生。宋玉一生创作颇丰,《汉书·艺文志》载有 16 篇,而《楚辞》中收录的可以确定为其作品的只有《九辩》1 章 9 篇,在写作方法上借鉴了屈原的艺术表现手法。宋玉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对“赋”体作品的开创上。他在政治上虽未像屈原那样抗言直谏,却亦能够保持超然独处,养成了孤傲自负的个性,在艺术上,他的才华又是显而易见的,其传世的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在后世影响极大。如果仅以文学创作本身而论,他在继承和发展屈赋的基础上,创作了更具文学特征的作品,这一点是他超越了前人的地方。后人在讲楚辞时,往往有屈宋并称之说,原因即在于此。

景差,是与宋玉大致一个时代的人,亦曾列官于楚顷襄王。具体生卒年代已不可确考,但其好辞赋而师法屈原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他曾与宋玉、唐勒同时称名于楚国的文坛,在艺术成就上则远逊于屈宋。

贾谊(公元前 200 年~前 168 年),西汉人。汉文帝时,受人荐举,被召为博士,官至太中大夫。他本想有所作为,却受朝中大臣忌害,遭贬为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改为梁怀王太傅。后梁怀王不慎坠马而亡,贾谊因此自伤不已,自叹为傅无状,忧愤成疾,抑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汉书·艺文志》载其作品 58 篇,其中辞赋 7 篇,《楚辞》中收录了《惜誓》1 篇。

淮南小山,此处“淮南”指当初淮南王刘安,“小山”者史载不详,王逸称“小山之徒,闵伤屈原,身虽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彰其志”。一般认为,淮南小山未必是作者的名号,或可解释为刘安门下的宾客。《楚辞》存录其《招隐士》1 篇。

东方朔(公元前 154 年~前 93 年),字曼倩,西汉人。武帝时上书自荐,令待召公车。为人滑稽诙谐,虽被作为倡优看待,却敢于直言极谏,但始终未得重用。《楚辞》存《七谏》1 篇。

庄忌,西汉人,生卒年代不详。好辞赋,初仕于吴王刘濞,与邹阳、枚乘等以文才见称,后从梁孝王游,受到器重,号严夫子。《汉书·艺文志》载其赋 24 篇,现仅存《哀时命》1 篇。

王褒，字子渊，西汉人。汉宣帝时受益州刺史荐举，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多次从帝游猎。后太子得病，宣帝命其前往益州行祭金马、碧鸡二神，病死道中。《汉书·艺文志》载其赋16篇，今《楚辞》存《九怀》1章9篇。

刘向（公元前79年～前8年），字子政，西汉人，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为官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在古籍整理方面成就最大。《汉书·艺文志》载其赋33篇，《楚辞》存《九叹》1章9篇。

王逸，东汉人，生卒年代不详。汉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由于著有《楚辞章句》而称名于世，同时亦将自己的拟作《九思》收录其中。

6.《楚辞》的研究关于楚辞，可以说自其问世之始，便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因此对它的研究从来是代不乏人，形成了诸多流派大家，造就了蔚为大观的一门自成体系的“楚辞学”。按照今人王仲番先生的提法，可以把古代的楚辞研究分列为五大流派，即训诂派、义理派、考据派、音韵派、词章派。而姜亮夫先生则归纳为四大类别。其一义理类，亦称辑注家，即在训诂的同时更注重解题，是楚辞学史上影响最大、成就最著的一类，重要代表如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明代汪瑗的《楚辞集解》、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等。其二音义类，主要从字音方面入手，以求正确的训诂，如隋代道骞的《楚辞音》（残卷）、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清代江有诰的《楚辞韵读》等。其三考证类，如晋代郭璞的《楚辞注》（今已不存）、宋代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清代胡文英的《屈骚指掌》等。其四评论类，如西汉刘安的《离骚传》、明代蒋元翘的《七十二家评楚辞》等。五四运动以来，楚辞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研究者逐渐摆脱了儒家传统观点的框框，力求从文学的角度，以唯物的方法来看待楚辞这部传世千古的经典作品，打破了传统楚辞学研究的旧有体系，并且结合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横向与纵深相互融合的研究规模，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为楚辞学在世界文化研究中成为显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兹仅就古代楚辞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进行扼要的介绍。

《楚辞章句》，17卷，东汉王逸著，该书是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楚辞》注本。前有总序，每篇均有小序，阐明各篇题旨，然后逐句解释。作者比较熟悉楚国的方言名物，其中不少见解至今具有重要影响，是今人读解《楚辞》的首选文献。同时，它保留了许多汉代研究《楚辞》的成说，几乎是当时研究成果的总汇，对后人大有裨益。

《楚辞补注》，17卷，宋代洪兴祖著。此书根据王逸的《章句》本逐篇补注，征引浩繁，多有阐发，且校勘甚为精到，考订了千余年来文字上的讹脱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楚辞集注》，16卷，宋代朱熹著。其中《集注》8卷、《辩证》2卷、《后语》6卷，以王逸《章句》为底本删《七谏》以下四篇汉人拟作，增补入贾谊《吊屈原》、《鹏鸟赋》两篇，依《诗集注》体例，每四句为一章，始注字义，后释章旨，是一部较有系统性的注释之作。并且作者是以理学家的身份来评注《楚辞》的，对后世的影响颇重。

《楚辞通释》，14卷，清代王夫之著。王氏自称生于屈子之乡，在明末抗清运动中屡遭坎坷，故有许多共鸣。每篇皆有题解，并采取分段释文的方法。由于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所注之文对后代颇多启发。

《山带阁注楚辞》，6卷，末附《楚辞余论》卷、《楚辞说韵》2卷，清

代蒋骥著。此书属清代考证《楚辞》的开创性之作，搜罗丰赡，考证详实，极受后世重视。

《屈骚指掌》，4卷，清代胡文英著。此书在注释上用力甚勤，见解通达，注语十分简洁明快，提纲挈领。

《屈原赋注》，12卷，其中赋注7卷、《音义》3卷、《通释》2卷，清代戴震著。考证精详，尤重名物训诂，而对文章大旨则较少论述，是清代乾嘉学派在《楚辞》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7.《楚辞》的读本

《楚辞》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殿堂中的一门显赫之学。我们在大致了解了古代对楚辞研究的情况之后，如果打算从一般的角度，对现存的楚辞作品进行阅读的话，可以参考如下一批由现代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

《楚辞入门》，梅桐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共分7章，对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述，深入浅出，体系完整，特别是对近年来的楚辞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

《楚辞全译》，黄寿祺、梅桐生合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收录了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中的全部作品，是目前最全的楚辞注释本。该书每篇均有详细的题解，既有通俗性，亦具学术性。

《楚辞今注》，汤炳正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一种，每篇均有题解，注释简明。

《楚辞今译讲录》，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姜先生被誉为现代楚辞学大师，是现代楚辞学研究专家中著述最丰者。此书共分12讲，观点明确，篇幅不大，简明扼要。

《楚辞书目五种》，姜亮夫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重印。全书分为5部分，即楚辞书目提要、楚辞图谱提要、绍骚隅录、楚辞札记目录、楚辞论文目录，是一部反映自汉以来历代学者研究考订楚辞成就的目录学著作。

《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崔富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作者为姜亮夫的学生，是前书的续编，体例如旧。

《屈原赋校注》，姜亮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修订本。该书对屈原的全部作品进行了校注，共计25篇，是当代《楚辞》注本中的权威性读本。

《屈原赋今译》，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特点是由当代著名诗人来翻译古代名作，译文相当精美，是现代影响最为广泛的译文。

《屈原赋今译》，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依照《屈原赋校注》的篇目，译文采用了元曲的形式，译法十分独特。

《屈原集校注》，金开诚等著，中华书局1996年版。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一种，吸收了大量现有成果，考证精当。

全 书

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
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
汨余若将不及兮，
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
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道夫先路！
昔三后之纯粹兮，
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
岂维纫夫蕙茝？
彼尧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猖披兮，
夫唯捷径以窘步。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
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馋而齎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
夫唯灵修之故也！
初既与余成言兮，
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
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
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
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
愿俟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
哀众芳之芜秽。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
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
各兴心而嫉妒。
忽驰骛以追逐兮，
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
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
长顗颔亦何伤。
揽木根以结茝兮，
贯薛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
索胡绳之纚纚。
謇吾法夫前修兮，
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
愿依彭咸之遗则！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鞲兮，
謇朝諝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纚兮，
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
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
偃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
竞周容以为度。
忼郁邑余侘傺兮，
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
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
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
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
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
及行迷之未远。
步余马于兰皋兮，
驰椒丘且焉止息。
进不入以离尤兮，
退将复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
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
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
唯昭质其犹未亏。
忽反顾以游目兮，
将往观乎四荒。
佩缤纷其繁饰兮，
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
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之可惩！

女嬃之婵媛兮，
申申其詈予。
曰：“ 鲧婞直以亡身兮，
终然殀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
纷独有此姱节。
菰蓴施以盈室兮，
判独离而不服。
众不可户说兮，
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
夫何茆独而不予听？”
依前圣以节中兮，
喟凭心而历兹。
济沅湘以南征兮，
就重华而陈词：
“ 启九辩与九歌兮，
夏康娱以自纵。
不顾难以图后兮，
五子用失乎家巷。
羿淫游以佚畋兮，
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其鲜终兮，
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服强圉兮，
纵欲而不忍。
日康娱以自忘兮，
厥首用夫颠隕。
夏桀之常违兮，
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
殷宗用而不长。
汤禹俨而祗敬兮，
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而授能兮，
循绳墨而不颇。
皇天无私阿兮，
览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顾后兮，
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

阽余身而危死兮，
览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
固前修以菹醢。”
曾歔歔余郁邑兮，
哀朕时之不当。
揽茹蕙以掩涕兮，
沾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陈辞兮，
耿吾既得此中正，
驰玉虬以乘鹭兮，
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
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
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
总余轡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
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
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
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
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
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
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
倚阍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
结幽兰而延伫。
世混浊而不分兮，
好蔽美而嫉妒。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
登阊风而緤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无女。

溘吾游此春宫兮，
折琼枝以继佩。
及荣华之未落兮，
相下女之可诒。
吾令丰隆乘云兮，
求宓妃之所在。
解佩纕以结言兮，
吾令蹇修以为理。
纷总总其离合兮，
忽纬繣其难迁。
夕归次于穷石兮，
朝濯发乎洧盘。
保厥美以骄傲兮，
日康娱以淫游。
虽信美而无礼兮，
来违弃而改求。
览相观于四极兮，
周流乎天余乃下。
望瑶台之偃蹇兮，
见有娥之佚女。
吾令鸩为媒兮，
鸩告余以不好。
雄鸠之鸣逝兮，
余犹恶其佻巧。
心犹豫而狐疑兮，
欲自适而不可。
凤皇既受诒兮，
恐高辛之先我。
欲远集而无所止兮，
聊浮游以逍遥。
及少康之未家兮，
留有虞之二姚。
理弱而媒拙兮，
恐导言之不固。
世混浊而嫉贤兮，
好蔽美而称恶。
闺中既以邃远兮，
哲王又不寤。
怀朕情而不发兮，
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索薝茅以筮蓍兮，
命灵氛为余占之。
曰：“两美其必合兮，
孰信修而慕之？

思九州之博大兮，
岂唯是其有女？”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
孰求美而释女？
何所独无芳草兮，
尔何怀乎故宇？
世幽昧以眩曜兮，
孰云察余之善恶？
民好恶其不同兮，
惟此党人其独异。
户服艾以盈要兮，
谓幽兰其不可佩。
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
岂珥美之能当？
苏粪壤以充帔兮，
谓申椒其不芳。”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
心犹豫而狐疑。
巫咸将夕降兮，
怀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备降兮，
九疑缤其并迎。
皇剡剡其扬灵兮，
告余以吉故。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
求矩矱之所同。
汤禹严而求合兮，
挚咎繇而能调。
苟中情其好修兮，
又何必用夫行媒。
说操筑于傅岩兮，
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
齐桓闻以该辅。
及年岁之未晏兮，
时亦犹其未央。
恐鸱鸺之先鸣兮，
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何琼佩之偃蹇兮，
众芳然而蔽之。
惟此党人之不谅兮，
恐嫉妒而折之。

时缤纷其变易兮，
又何可以淹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
莫好修之害也，
余以兰为可恃兮，
羌无实而容长。
委厥美以从俗兮，
苟得列乎众芳。
椒专佞以慢慝兮，
椒又欲充夫佩帙。
既干进而务入兮，
又何芳之能祗。
固时俗之流从兮，
又孰能无变化？
览椒兰其若兹兮，
又况揭车与江离。
惟兹佩之可贵兮，
委厥美而历兹。
芳菲菲而难亏兮，
芬至今犹未沫！
和调度以自娱兮，
聊浮游而求女。
及余饰之方壮兮，
周流观乎上下。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历吉日乎吾将行。
折琼枝以为羞兮，
精琼靡以为粢。
为余驾飞龙兮，
杂瑶象以为车。
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仑兮，
路修远以周流。
扬云霓之晻蔼兮，
鸣玉鸾之啾啾。
朝发轫于天津兮，
夕余至乎西极。
凤皇翼其承旗兮，
高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
遵赤水而容与。
麾蛟龙使梁津兮，
诏西皇使涉予。
路修远以多艰兮，
腾众车使径待。
路不周以左转兮，
指西海以为期。
屯余车其千乘兮，
齐玉轡而并驰。
驾八龙之婉婉兮，
载云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节兮，
神高驰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假日以媮乐。
陟升皇之赫戏兮，
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
蜷局顾而不行。
乱曰：“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
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此篇被公认为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诗歌史上最优秀的抒情长篇，也是《楚辞》中最为重要的篇章。王逸称之“名重罔极，永不刊灭”（《楚辞章句·离骚叙》）；鲁迅先生赞誉它“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从内容上看，本篇创作的时间至少要在楚怀王十六年，作者被谗见疏，政治生涯遭受挫折之后，因此“离骚”的题名含有“遭遇忧患”的意思，是屈原胸中怨愤积情的强烈渲泻。他饱含一腔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深厚激情，以丰沉浓郁的笔势，高度概括了楚国复杂动荡的社会现实，深刻反映出诗人与腐败的社会政治和腐朽的邪恶势力之间所发生的激烈冲突，从而表现了他崇高的政治理想和顽强不懈的抗争精神。作者通过奇幻瑰丽的想象，让奔腾不拘的思绪在充满浪漫意蕴的天地中自由驰骋，创造性地勾勒出一幅弥漫着浓厚的神话色彩的绚丽图画，以坚实的抒情基调，将浪漫主义的艺术主题逐层展开于叙事过程中，突出体现了一个始终关注着时代发展、参与着时代变革的政治家，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峻洁的人生品格。此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依据清人王邦采的《离骚汇订》中的提法，整篇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诗人在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中，如何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在遭谗被疏后，落入政治改革失败之途。第二部分，作者展开奇瑰的想象，表现他在天地神境中执著追求的昂扬意志和理想破灭后的痛苦心态。第三部分表现作者在坎坷的境遇之中，彷徨于去留祖国的情感抉择，并最终决定去国远游，与楚国黑暗的现

实宣告决裂。

九歌

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
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
璆锵鸣兮琳琅。
瑶席兮玉瑱，
盍将把兮琼芳。
蕙肴蒸兮兰藉，
奠桂酒兮椒浆。
扬枹兮拊鼓，
疏缓节兮安歌，
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
芳菲菲兮满堂。
五音纷兮繁会，
君欣欣兮乐康。

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
华采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
烂昭昭兮未央。
謇将憺兮寿宫。
与日月兮齐光。
龙驾兮帝服，
聊翱游兮周章。
灵皇皇兮既降，
猋远举兮云中。
览冀州兮有余，
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君兮太息，
极劳心兮忡忡。

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
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
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无波，

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
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
遭吾道兮洞庭。
薛荔柏兮蕙绸，
荪桡兮兰旌。
望涔阳兮极浦，
横大江兮扬灵。
扬灵兮未极，
女嬃媛兮为余太息。
横流涕兮潺湲，
隐思君兮徘徊。
桂櫂兮兰枻，
斫冰兮积雪。
采薛荔兮水中，
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劳，
恩不甚兮轻绝！
石濂兮浅浅，
飞龙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长，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朝骋骛兮江皋，
夕弭节兮北渚。
鸟次兮屋上，
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
遗余佩兮醴浦。
采芳洲兮杜若，
将以遗兮下女。
时不可兮再得，
聊逍遥兮容与。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蘋兮骋望，
与佳期兮夕张。
鸟何萃兮蘋中？
罾何为兮木上？
沅有茝兮醴有兰，
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
观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
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
夕济兮西海。
闻佳人兮召予，
将腾驾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
葺之兮荷盖。
荃壁兮紫坛，
播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橑，
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
擗蕙櫜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
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
缭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实庭，
建芳馨兮庑门。
九疑缤兮并迎，
灵之来兮如云。
捐余玦兮江中，
遗余褋兮醴浦。
搴汀洲兮杜若，
将以遗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
聊逍遥兮容与。

大司命

广开兮天门，
纷吾乘兮玄云。
令飘风兮先驱，
使冻雨兮洒尘。
君回翔兮以下，
逾空桑兮从女。
纷总总兮九州，
何寿夭兮在予。
高飞兮安翔，
乘清气兮御阴阳，
吾与君兮齐速，
导帝之兮九坑。
灵衣兮被被，

玉佩兮陆离。
一阴兮一阳，
众莫知兮余所为。
折疏麻兮瑶华，
将以遗兮离居。
老冉冉兮既极，
不寝近兮愈疏。
乘龙兮骖辚，
高驰兮冲天。
结桂枝兮延伫，
羌愈思兮愁人。
愁人兮奈何，
愿若今兮无亏。
固人命兮有当。
孰离合兮可为？

少司命

秋兰兮麝芜，
罗生兮堂下。
绿叶兮素华，
芳菲菲兮袭予。
夫人兮自有美子。
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青青，
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
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
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
倏而来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
君谁须兮云之际？
与女沐兮咸池，
晞女发兮阳之阿。
望美人兮未来，
临风悦兮浩歌。
孔盖兮翠旌，
登九天兮抚慧星。
竦长剑兮拥幼艾，
荪独宜兮为民正。

东君

噉将出兮东方，
照吾槛兮扶桑。
抚余马兮安驱，
夜皎皎兮既明。
驾龙辀兮乘雷，
载云旗兮委蛇。
长太息兮将上，
心低徊兮顾怀。
羌声色兮娱人，
观者憺兮忘归。
絃瑟兮交鼓，
萧錡兮瑶簫。
鸣篪兮吹竽，
思灵保兮贤姱。
翺飞兮翠曾，
展诗兮会舞。
应律兮合节，
灵之来兮蔽日，
青云衣兮白霓裳，
举长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沦降，
援北斗兮酌桂浆。
撰余轡兮高驰翔，
杳冥冥兮以东行。

河伯

与女游兮九河，
冲风起兮水扬波。
乘水车兮荷盖，
驾两龙兮骖螭。
登昆仑兮四望，
心飞扬兮浩荡。
日将暮兮怅忘归，
惟极浦兮寤怀。
鱼鳞屋兮龙堂，
紫贝阙兮珠宫。
灵何为兮水中？
乘白鼋兮逐文鱼，
与女游兮河之渚，
流澌纷兮将来下。
子交手兮东行，
送美人兮南浦。
波滔滔兮来迎，
鱼鳞鳞兮媵予。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
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
折芳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
路险难兮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
云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昼晦，
东风飘兮神灵雨。
留灵修兮憺忘归，
岁既晏兮孰华予！
采三秀兮於山间，
石磊磊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怅忘归，
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
饮石泉兮阴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
猿啾啾兮狖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
思公子兮徒离忧。

国殇

操吴戈兮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
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
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絏四马，
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怱兮威灵怒，
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怨。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

礼魂

成礼兮会鼓，
传芭兮代舞。
姱女倡兮容与。
春兰兮秋菊，
长无绝兮终古。

“九歌”本是我国古代乐歌的一种名称，相传出自夏代。“九歌”中含有大量的民间歌谣的成分，这里的“九”当指概数，屈原据此整理而成 11 篇，即现在《九歌》一章的面貌。由于“九歌”流传的历史十分久远，里面自然保留了不少原始宗教巫术的内容。楚人在祭祀活动中经常使用“九歌”曲调，这对屈原的创作构成了重要影响。作为担任过楚国三闾大夫的他，对“九歌”的熟悉程度恐怕是一般人所不及的，故此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了相当多的鬼神形象，而且连带着继承了一定的歌舞因素。这些鬼神往往在各篇中担当主要角色，给作品带来了强烈的宗教气息。我们承认“九歌”中含有民间祭歌的影子，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屈原所创作的《九歌》则肯定不是作为祭歌来使用的，因此，倒不如把“九歌”视为一套完整的文人抒情组诗。或者说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祭坛，但结果却脱离了祭坛而成为文学中的珍品。“九歌”反映了屈原在神灵世界中一种精神努力的倾向，本章虽由多篇构成，但在内容的辅陈上，始终没有摆脱一种忧思沉重的基调。作者通过与神灵的沟通，在宗教的氛围里感悟着现实生活所无法实现的精神价值，而这样一种心事缠绕难以尽吐的意绪，又为悲愤中的诗人营造出含蓄深致的文学意境。“九歌”对后人的影响一方面是政治上的，由于它对祭歌的成功吸收，而被封建王朝当成制礼作乐的一项重要参考；另一方面则是文学上的，也是它主要的一面，“九歌”感人的艺术魅力使它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典型素材与表现主题，从而在文学艺术史上享有一流的地位。

天问

曰：遂古之初，
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
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
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
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
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
何本何化？
圆则九重，
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
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
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
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
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
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
次于蒙汜，
自明及晦，
所行几里？
夜光何德，
死则又育？
厥利维何，
而顾菟在腹？
女岐无合，
夫焉取九子？
伯强何处？
惠气安在？
何合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不任汨鸿，
师何以尚之？
金曰何忧，
何不课而行之？
鸱龟曳尾，
鲋何听焉？
顺欲成功，
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腹鲧，
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
遂成考功。
何续初继业，
而厥谋不同？
洪泉极深，
何以窴之？
地方九则，
何以坟之？
应龙何画？
河海何历？
鲧何所营？
禹何所成？
康回冯怒，
地何故以东南倾？
九州安错？
川谷何洿？
东流不溢，
孰知其故？
东西南北，
其修孰多？
南北顺椭，
其衍几何？
昆仑县圃，
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
其高几里？
四方之门，
其谁从焉？
西北辟启，
何气通焉？

日安不到？
烛龙何照？
羲和之未扬，
若华何光？
何所冬暖？
何所夏寒？
焉有石林？
何兽能言？
焉有虬龙？
负熊以游？
雄虺九首，
倏忽焉在？
何所不死？
长人何守？
靡萍九衢，
臬华安居？
一蛇吞象，
厥大何如？
黑水玄趾，
三危安在？
延年不死，
寿何所止？
鲧鱼何所？
魑堆焉处？
羿焉弹日？
乌焉解羽？
禹之力献功，
降省下土四方。
焉得彼涂山女，
而通于台桑？
闵妃匹合，
厥身是继，
胡维嗜不同味，
而快朝饱？
启代益作后，
卒然离孽，
何启惟忧，
而能拘是达？
皆归射箚，
而无害厥躬；
何后益作革，
而禹播降？
启棘宾商，
九辩九歌；

何勤子屠母，
而死分竟地？
帝降夷羿，
革孽夏民。
胡射夫河伯，
而妻彼洛嫫？
冯珧利决，
封豨是射。
何献蒸肉之膏，
而后帝不若？
浞娶纯狐
眩妻爰谋。
何羿之射革，
而交吞揆之？
阻穷西征，
岩何越焉？
化为黄熊，
巫何活焉？
咸播秬黍，
莆藿是营；
何由并投，
而鲧疾修盈？
白蜺婴茀，
胡为此堂？
安得夫良药，
不能固臧？
天式从横，
阳离爰死。
大鸟何鸣，
夫焉丧厥体？
萍号起雨，
何以兴之？
撰体协胁，
鹿何膺之？
鳌戴山抃，
何以安之？
释舟陵行，
何以迁之？
惟浇在户，
何求于嫂？
何少康逐犬，
而颠隕厥首？
女歧缝裳，
而馆同爰止；

何颠易厥首，
而亲以逢殆？
汤谋易旅，
何以厚之？
覆舟斟寻，
何道取之？
桀伐蒙山，
何所得焉？
妹嬉何肆，
汤何殛焉？
舜闵在家，
父何以齔？
尧不姚告，
二女何亲？
厥萌在初，
何所亿焉？
璜台十成，
谁能极焉？
登立为帝，
孰道尚之？
女娲有体，
孰制匠之？
舜服厥弟，
终然为害。
何肆犬体，
而厥身不危败？
吴获迄古，
南岳是止。
孰期去斯，
得两男子？
缘鹄饰玉，
后帝是飧。
何承谋夏桀，
终以灭丧？
帝乃降观，
下缝伊挚。
何条放致罚，
而黎服大说？
简狄在台，
訾何宜？
玄鸟致贻，
女何喜？
该秉季德，
厥父是臧；

故终弊于有扈，
牧夫牛羊？
干协时舞，
何以怀之？
平胁曼肤，
何以肥之？
有扈牧竖，
云何而逢？
击床先出，
其命何从？
恒秉季德，
焉得夫朴牛？
何往营班祿，
不但还来？
昏微遵迹，
有狄不宁；
何繁鸟萃棘，
负子肆情？
眩弟并淫，
危害厥兄；
何变化以作诈，
后嗣而逢长？
成汤东巡，
有莘爰极；
何乞彼小臣，
而吉妃是得？
水滨之木，
得彼小子；
夫何恶之，
媵有莘之妇？
汤出重泉，
夫何罪尤？
不胜心伐帝，
夫谁使挑之？
会朝争盟，
何践吾期？
苍鸟群飞，
孰使萃之？
列击纣躬，
叔旦不嘉。
何亲揆发，
足周之命以咨嗟？
授殷天下，
其位安施？

反成乃亡，
其罪伊何？
争遣伐器，
何以行之？
并驱击翼，
何以将之？
昭后成游，
南土爰底。
厥利惟何？
逢彼白雉？
穆王巧梅，
夫何为周流？
环理天下，
夫何索求？
妖夫曳衒，
何号于市？
周幽谁诛？
焉得夫褒姒？
天命反侧，
何罚何佑？
齐桓九会，
卒然身杀？
彼王纣之躬，
孰使乱惑？
何恶辅弼，
谗谄是服？
比干何逆，
而抑沈之？
雷开阿顺，
而赐封之？
何圣人之一德，
卒其异方：
梅伯受醢，
箕子详狂。
稷维元子，
帝何竺之？
投之于冰上，
鸟何燠之？
何冯弓挟矢，
殊能将之？
既惊帝切激，
何逢长之？
伯昌号衰，
秉鞭作牧。

何令彻彼岐社，
命有殷国？
迁藏就岐，
何能依？
殷有惑妇，
何所讥？
受赐兹醢，
西伯上告；
何亲就上帝罚，
殷之命以不救？
师望在肆，
昌何识？
鼓刀扬声，
后何喜？
武发杀殷，
何所悒？
载尸集战，
何所急？
伯林雉经，
维其何故？
何感天抑地，
夫谁畏惧？
皇天集命，
惟何戒之？
受礼天下，
又使至代之？
初汤臣摯，
后兹承辅；
何卒官汤，
尊食宗绪？
勋阖梦生，
少离散亡；
何壮武厉，
能流厥严？
彭铿斟雉，
帝何飧？
受寿永多，
夫何久长？
中央共牧，
后何怒？
蜂蛾微命，
力何固？
惊女采薇，
鹿何祐？

北至回水，
萃何喜？
兄有噬犬，
弟何欲？
易之以百两，
卒无禄？
薄暮雷电，
归何忧？
厥严不奉，
帝何求！
伏匿穴处，
爰何去！
荆勋作师，
夫何长？
悟过改更，
我又何言！
吴光争国，
久余是胜？
何环穿自闾社丘陵，
爰出子文？
吾告堵敖以不长，
何试上自予，
忠名弥彰？

《天问》是一篇充满强烈的理性探索精神和深沉的文学情思的经典诗作。郭沫若先生称：“其实《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屈原研究》）有学者讲，它集中反映了屈原的学术思想，可谓切中了屈原那蓬勃涌动的理性思想的脉搏。可以说《天问》一篇，是屈原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总体认识的总结与升华的一种艺术再现，在那个时代，已不啻构建了一座精神和思想的巨峰。还有学者提出，《天问》是屈原在掌握了楚国巫史文献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一部文学作品，这一点从它涉猎广泛的 170 余个问题上，是完全可以得到印证的。此篇在篇幅上仅次于《离骚》。作者借助他深厚的文学素养，以提问求解的方式，通过对古代社会具有至尊意味的“天”的责难发问，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以旷代未有的磅礴气势，将深邃的思考、大胆的怀疑和执著的探索指向生存世界的各个层面，融合他“参差历落，圆融活脱”文学运思，创作出令人千古称羡的华彩篇章。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怀疑精神与理性品质，以及具有明显批判性的历史意识，由此在艺术上获得了非常独特的感染效果。同时，篇中所包含的大量神话、传说和史事，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上古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九章

惜诵

惜诵以致愍兮，
发愤以抒情。
所非忠而言之兮，
指苍天以为正。
令五帝使折中兮，
戒六神与向服。
俾山川以备御兮，
命咎繇使听直。
竭忠诚而事君兮，
反离群而赘疣。
忘儇媚以背众兮，
待明君其知之。
言与行其可迹兮，
情与貌其不变。
故相臣莫若君兮，
所以证之不远。
吾谊先君而后身兮，
羌众人之所仇也；
专惟君而无他兮，
又众兆之所诒也。
壹心而不豫兮，
羌不可保也；
疾亲君而无他兮，
有招祸之道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
忽忘身之贱贫。
事君而不贰兮，
迷不知宠之门。
忠何罪以遇罚兮，
亦非余之所志也。
行不群以巅越兮，
又众兆之所讎也。
纷逢尤以离谤兮，
謇不可释也。
情沈抑而不达兮，
又蔽而莫之白也。
心郁邑余侘傺兮，
又莫察余之中情。
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
愿陈志而无路。

退静默而莫余知兮，
进号呼又莫吾闻。
申侘傺之烦惑兮，
中闷瞀之忼忼。
昔余梦登天兮，
魂中道而无杭。
吾使厉神占之兮，
曰：“有志极而无旁。”
“终危独以离异兮？”
曰：“君可思而不可恃。
故众口其铄金兮，
初若是而逢殆。
惩于羹而吹刺兮，
何不变此志也？
欲释阶而登天兮，
犹有曩之态也。
众骇遽以离心兮，
又何以为此伴也。
同极而异路兮，
又何以为此援也？
晋申生之孝子兮，
父信谗而不好。
行婞直而不豫兮，
鲧功用而不就。”
吾闻作忠以造怨兮，
忽谓之过言。
九折臂而成医兮，
吾至今而知其信然。
赠弋机而在上兮，
尉罗张而在下。
设张辟以娱君兮，
愿侧身而无所。
欲偃佝以干傺兮，
恐重患而离尤；
欲高飞而远集兮，
君罔谓汝何之；
欲横奔而失路兮，
盖志坚而不忍。
背膺^{片半}以交痛兮，
心郁结而纡轡。
搥木兰以矫蕙兮，
繫申椒以为粮。
播江离与滋菊兮，
愿春日以为糗芳。

恐情质之不信兮，
故重著以自明。
矫兹媚以私处兮，
愿曾思而远身。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
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
冠切云之崔嵬。
被明月兮佩宝璐。
世混浊而莫余知兮，
吾方高驰而不顾。
驾青虬兮骖白螭，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昆仑兮食玉英，
与天地兮同寿，
与日月兮同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
旦余济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顾兮，
欸秋冬之绪风。
步余马兮山皋，
邸余车兮方林。
乘舲船余上沅兮，
齐吴榜以击汰。
船容与而不进兮，
淹回水而疑滞。
朝发枉渚兮，
夕宿辰阳。
苟余心其端直兮，
虽僻远之何伤。
入溱浦余儃徊兮，
迷不知吾所之。
深林杳以冥冥兮，
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
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
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
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
固将愁苦而终穷。
接舆髡首兮，

桑扈羸行。
忠不必用兮，
贤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
比干菹醢。
与前世而皆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
固将重昏而终身！
乱曰：“鸾鸟凤皇，
日以远兮。
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并御，
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
时不当兮。
怀信佗傺，
忽乎吾将行兮。”

哀郢

皇天之不纯命兮，
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东迁。
去故乡而就远兮，
遵江夏以流亡。
出国门而轸怀兮，
甲之朝吾以行。
发郢都而去闾兮，
怆荒忽其焉极？
楫齐扬以容与兮，
哀见君而不再得。
望长楸而太息兮，
涕淫淫其若霰。
过夏首而西浮兮，
顾龙门而不见。
心婵媛而伤怀兮，
眇不知其所蹊。
顺风波以从流兮，
焉洋洋而为客。
凌阳侯之汜滥兮，
忽翱翔之焉薄。
心絺结而不解兮，
思蹇产而不释。

将运舟而下浮兮，
上洞庭而下江。
去终古之所居兮，
今逍遥而来东。
羌灵魂之欲归兮，
何须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远。
登大坟以远望兮，
聊以舒吾忧心。
哀州土之平乐兮，
悲江介之遗风。
当陵阳之焉至兮，
淼南渡之焉如。
曾不知夏之为丘兮，
孰两东门之可芜！
心不怡之长久兮，
忧与愁其相接。
惟郢路之辽远兮，
江与夏之不可涉。
忽若不信兮，
至今九年而不复。
惨郁郁而不通兮，
蹇侘傺而含感。
外承欢之汙约兮，
谿荏弱而难持。
忠湛湛而愿进兮，
妒被离而鄣之。
尧舜之抗行兮，
瞭杳杳而薄天。
众谗人之嫉妒兮，
被以不慈之伪名。
憎愷恹之修美兮，
好夫人之慷慨。
众踥蹠而日进兮，
美超远而逾迈。
乱曰：
曼余目以流观兮，
冀一反之何时？
鸟飞反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
何日夜而忘之。

心郁郁之忧思兮，
独永叹乎增伤。
思蹇产之不释兮，
曼遭夜之方长。
悲秋风之动容兮，
何回极之浮浮！
数惟荪之多怒兮，
伤余心之忧忧。
愿摇起而横奔兮，
览民尤以自镇。
结微情以陈词兮，
矫以遗夫美人。
昔君与我诚言兮，
曰黄昏以为期。
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
忼吾以其美好兮，
览余以其修姱。
与余言而不信兮，
盖为余而造怒。
愿承闲而自察兮，
心震悼而不敢。
悲夷犹而冀进兮，
心怛伤之憺憺。
兹历情以陈辞兮，
荪详聋而不闻。
固切人之不媚兮，
众果以我为患。
初吾所陈之耿著兮，
岂至今其庸亡？
何独乐斯之謇謇兮，
愿荪美之可光。
望三五以为像兮，
指彭咸以为仪。
夫何极而不至兮，
故远闻而难亏。
善不由外来兮，
名不可以虚作。
孰无施而有报兮，
孰不实而有获？
少歌曰：
与美人抽思兮，
并日夜而无正。
忼吾以其美好兮，

敖朕辞而不听。
倡曰：
有鸟自南兮，
来集汉北。
好姱佳丽兮，
片^泝独处此异域。
既惻独而不群兮，
又无良媒在其侧。
道卓远而日忘兮，
愿自申而不得。
望北山而流涕兮，
临流水而太息。
望孟夏之短夜兮，
何晦明之若岁。
惟郢路之辽远兮，
魂一夕而九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
南指月与列星。
愿径逝而未得兮，
魂识路之营营。
何灵魂之信直兮，
人之心不与吾心同！
理弱而媒不通兮，
尚不知余之从容。
乱曰：
长濛湍流
泝江潭兮。
狂顾南行，
聊以娱心兮。
轸石崴嵬，
蹇吾愿兮。
超回志度，
行隐进兮。
低徊夷犹，
宿北姑兮。
烦冤瞫容，
实沛徂兮。
愁叹苦神，
灵遥思兮。
路远处幽，
又无行媒兮。
道思作颂，
聊以自救兮。
忧心不遂，

斯言谁告兮！

怀沙

滔滔孟夏兮，
草木莽莽。
伤怀永哀兮，
汨徂南土。
眴兮杳杳，
孙静幽默。
郁结纆轸兮，
离愍而长鞠。
抚情效志兮，
冤屈而自抑。
刳方以为圜兮，
常度未替。
易初本迪兮，
君子所鄙。
章画志墨兮，
前图未改。
内厚质正兮，
大人所盛。
巧倖不斲兮，
孰察其拨正？
玄文处幽兮，
矇眊谓之不章。
离娄微睇兮，
瞽以为无明。
变白以为黑兮，
倒上以为下。
凤皇在笱兮，
鸡鹜翔舞。
同糅玉石兮，
一概而相量，
夫惟党人之鄙固兮，
羌不知余之所臧。
任重载盛兮，
陷滞而不济。
怀瑾握瑜兮，
穷不知所示。
邑犬之群吠兮，
吠所怪也。
非俊疑杰兮，
固庸态也。
文质疏内兮，
众不知余之异采。

材朴委积兮，
莫知余之所有。
重仁袭义兮，
谨厚以为丰。
重华不可遘兮，
孰知余之从容？
古固有不并兮，
岂知其何故也？
汤禹久远兮，
邈而不可慕也！
怨违改忿兮，
抑心而自强。
离慙而不迁兮，
愿志之有像。
进路北次兮，
日昧昧其将暮。
舒忧娱哀兮，
限之以大故。
乱曰：
浩浩沅湘，
分流汨兮。
修路幽蔽，
道远忽兮。
怀质抱情，
独无匹兮。
伯乐既没，
骥焉程兮。
民生禀命，
各有所错兮。
定心广志，
余何所畏惧兮。
曾伤爰哀，
永叹喟兮。
世浑浊莫吾知，
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
愿勿爱兮。
明告君子，
吾将以为类兮。

思美人

思美人兮，
涕泣而竚眙。
媒绝路阻兮，
言不可结而诒。

蹇蹇之烦冤兮，
陷滞而不发。
申旦以舒中情兮，
志沈菀而莫达。
愿寄言于浮云兮，
遇丰隆而不将。
因归鸟而致辞兮，
羌迅高而难当。
高辛之灵盛兮，
遭玄鸟而致诒。
欲变节以从俗兮，
媿易初而屈志。
独历年而离愍兮，
羌凭心犹未化。
宁隐闵而寿考兮，
何变易之可为！
知前辙之不遂兮，
未改此度。
车既覆而马颠兮，
蹇独怀此异路。
勒骐驎而更驾兮，
造父为我操之。
迁逡次而勿驱兮，
聊假日以须时。
指嶠冢之西隈兮，
与纁黄以为期。
开春发岁兮，
白日出之悠悠。
吾将荡志而愉乐兮，
遵江夏以娱忧。
曄大薄之芳茝兮，
搴长洲之宿莽。
惜吾不及古人兮，
吾谁与玩此芳草？
解篇薄与杂菜兮，
备以为交佩。
佩缤纷以缭转兮，
遂萎绝而离异。
吾且傴偻以娱忧兮，
观南人之变态。
窃快在中心兮，
扬厥凭而不谗。
芳与泽其杂糅兮，
羌芳华自中出。

纷郁郁其远蒸兮，
满内而外扬。
情与质信可保兮，
羌居蔽而闻章。
令薛荔以为理兮，
惮举趾而缘木。
因芙蓉以为媒兮，
惮褰裳而濡足。
登高吾不说兮，
入下吾不能。
固朕形之不服兮，
然容与而狐疑。
广遂前画兮，
未改此度也。
命则处幽吾将罢兮，
愿及白日之未暮也。
独茕茕而南行兮，
思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
受命诏以昭时。
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
国富强而法立兮，
属贞臣而日媿。
秘密事之载心兮，
虽过失犹弗治。
心纯庞而不泄兮，
遭谗人而嫉之。
君含怒而待臣兮，
不清澈其然否。
蔽晦君之聪明兮，
虚惑误又以欺。
弗参验以考实兮，
远迁臣而弗思。
信谗谀之混浊兮，
盛气志而过之。
何贞臣之无罪兮，
被离谤而见尤。
惭光景之诚信兮，
身幽隐而备之。
临沅湘之玄渊兮，
遂自忍而沈流。
卒没身而绝名兮，

惜壅君之不昭。
君无度而弗察兮，
使芳草为薺幽。
焉舒情而抽信兮？
恬死亡而不聊。
独障壅而蔽隐兮，
使贞臣为无由。
闻百里之为虏兮，
伊尹烹于庖厨。
吕望屠于朝歌兮，
宁戚歌而饭牛。
不逢汤武与桓缪兮，
世孰云而知之。
吴信谗而弗味兮，
子胥死而后忧。
介子忠而立枯兮，
文君寤而追求。
封介山而为之禁兮，
报大德之优游。
思久故之亲身兮，
因缟素而哭之。
或忠信而死节兮，
或弛谩而不疑。
弗省察而按实兮，
听谗人之虚辞。
芳与泽其杂糅兮，
孰申旦而别之。
何芳草之早殀兮，
微霜降而下戒。
谅聪不明而蔽壅兮，
使谗谀而日得！
自前世之嫉贤兮，
谓蕙若其不可佩。
妒佳冶之芬芳兮，
嫫母姣而自好。
虽有西施之美容兮，
谗妒入以自代。
愿陈情以白行兮，
得罪过之不意。
情冤见之日明兮，
如列宿之错置。
乘骐驎而驰聘兮，
无辔衔而自载。
乘泛泝以下流兮，

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
辟与此其无异。
宁溘死而流亡兮，
恐祸殃之有再。
不毕辞而赴渊兮，
惜壅君之不识！

橘颂

后皇嘉树，
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
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
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
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
圆果抟兮。
青黄杂糅，
文章烂兮。
精色内白，
类任道兮。
纷缦宜修，
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
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
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
廓其无求兮。
苏世独立，
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
终不失过兮。
秉德无私，
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
与长友兮。
淑离不淫，
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少，
可师长兮。
行比伯夷，
置以为像兮。

悲回风

悲回风之摇蕙兮，

心冤结而内伤。

物有微而隕性兮，

声有隐而先倡。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

暨志介而不忘。

万变其情岂可盖兮

孰虚伪之可长！

鸟兽鸣以号群兮

草苴比而不芳。

鱼鼃鳞以自别兮，

蛟龙隐其文章。

故荼荠不同亩兮，

兰茝幽而独芳。

惟佳人之永都兮，

更统世以自贶。

眇远志之所及兮，

怜浮云之相羊。

介眇志之所惑兮，

窃赋诗之所明。

惟佳人之独怀兮，

折芳椒以自处。

曾歔歔之嗟嗟兮，

独隐伏而思虑。

涕泣交而凄凄兮，

思不眠以至曙。

终长夜之曼曼兮，

掩此哀而不去。

寤从容以周流兮，

聊逍遥以自恃。

伤太息之愍怜兮，

气于邑而不可止。

纠思心以为纆兮，

编愁若以为膺。

折若木以蔽光兮，

随飘风之所仍。

存仿佛而不见兮，

心踊跃其若汤。

抚佩衽以案志兮，

超惘惘而遂行。

岁忽忽其若颓兮，

时亦冉冉其将至。

蘋蘩藁而节离兮，

芳已歇而不比。
怜思心之不可惩兮，
证此言之不可聊。
宁溘死而流亡兮，
不忍为此之常愁。
孤子吟而拭泪兮，
放子出而不还。
孰能思而不隐兮，
昭彭咸之所闻。
登石峦以远望兮，
路眇眇之默默。
入景响之无应兮，
闻省想而不可得。
愁郁郁之无快兮，
居戚戚而不可解。
心攷鞫羁而不开兮，
气繚转而自缔。
穆眇眇之无垠兮，
莽芒芒之无仪。
声有隐而相感兮，
物有纯而不可为。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
缥绵绵之不可纡。
愁悄悄之常悲兮，
翩冥冥之不可娱。
凌大波而流风兮，
托彭咸之所居。
上高岩之峭岸兮，
处雌蜺之标颠。
据青冥而摅虹兮，
遂倏忽而扞天。
吸湛露之浮凉兮，
漱凝霜之雰雰。
依风穴以自息兮，
忽倾寤以婵媛。
冯昆仑以瞰雾兮，
隐岐山以清江。
悼涌湍之礚礚兮，
听波声之汹汹。
纷容容之无经兮，
罔芒芒之无纪。
轧洋洋之无从兮，
驰委移之焉止！
漂翻翻其上下兮，

翼遥遥其左右。
泛濺濺其前后兮，
伴张驰之信期。
观炎气之相仍兮，
窃烟液之所积。
悲霜雪之俱下兮，
听潮水之相击。
借光景以往来兮，
施黄棘之枉策。
求介子之所存兮，
见伯夷之放迹。
心调度而弗去兮，
刻著志之无适。
曰：
吾怨往昔之所冀兮，
悼来者之悠悠。
浮江淮而入海兮，
从子胥而自适。
望大河之洲渚兮，
悲申徒之抗迹。
骤谏君而不听兮，
任重石之何益。
心絀结而不解兮，
思蹇产而不释。

这是一组诗作的总称。最早有关《九章》的记载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面提到了《哀郢》与《怀沙》两篇，却无“九章”之名，估计当时还没有“九章”的定称。西汉末年，刘向在他的《九叹》中有这样的诗句：“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殫于《九章》”，这是“九章”一名最早出处。后来宋人朱熹讲“《九章》者……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可见《九章》应该是一部汇辑性的作品，而且可以肯定汇辑者不是屈原本本人。《九章》中的“九”不同于《九歌》中的“九”，在此当为实指。《九章》诸篇创作于不同时期，属于作者人生遭际的片断展现，在时间跨度上几乎涵盖了屈原的一生。每篇又都有独立的题目，并且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各篇的内容，对于了解作者不同阶段的生活背景与思想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除《橘颂》可以基本确定为屈原早期作品之外，其余各篇则在思想基调和表现风格上都与《离骚》十分贴近，是遭谗见疏后屈原复杂动荡的心理历程的艺术反映。相对于《九歌》而言，《九章》的创作更集中地体现了屈原文学才华独特的一面，它是骚体短章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远游

悲时俗之迫阨兮，
愿轻举而远游。
质菲薄而无因兮，
焉托乘而上浮？
遭沈浊而污秽兮，
独郁结其谁语！
夜耿耿而不寐兮，
魂营营而至曙。
惟天地之无穷兮，
哀人生之长勤，
往来余弗及兮，
来者吾不闻，
步徙倚而遥思兮，
怊惝恍而乖怀。
意荒忽而流荡兮，
心愁凄而增悲。
神倏忽而不反兮，
形枯槁而独留。
内惟省以端操兮，
求正气之所由。
漠虚静以恬愉兮，
澹无为而自得。
闻赤松之清尘兮，
愿承风乎遗则。
贵真人之休德兮，
美往世之登仙，
与化去而不见兮，
名声著而日延。
奇传说之托辰星兮，
羨韩众之得一。
形穆穆以浸远兮，
离人群而遁逸。
因气变而遂曾举兮，
忽神奔而鬼怪。
时仿佛以遥见兮，
精皎皎以往来。
超氛埃而淑邮兮，
终不反其故都。
免众患而不惧兮，
世莫知其所如。
恐天时之代序兮，
耀灵晔而西征。

微霜隆而下沦兮，
悼芳草之先零。
聊仿佯而逍遥兮，
永历年而无成。
谁可与玩斯遗芳兮？
长向风而舒情。
高阳邈以远兮，
余将焉所程？
重曰：
春秋忽其不淹兮，
奚久留此故居。
轩辕不可攀援兮，
吾将从王乔而娱戏。
餐六气而饮沆瀣兮，
漱正阳而含朝霞。
保神明之清澄兮，
精气入而粗秽除。
顺凯风以从游兮。
至南巢而一息。
见王子而宿之兮，
审一气之和德。
曰：“道可受兮，不可传；
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
毋滑而魂兮，彼将自然；
一气孔神兮，
于中夜存；
虚以待之兮，
无为之先；
庶类以成兮，
此德之门。
闻至贵而遂徂兮，
忽乎吾将行。
仍羽人于丹丘兮，
留不死之旧乡。
朝濯发于汤谷兮，
夕晞余身兮九阳。
吸飞泉之微液兮，
怀琬琰之华英。
玉色以晚颜兮，
精醇粹而始壮。
质销铄以汨约兮，
神要眇以淫放。
嘉南州之炎德兮，
丽桂树之冬荣；

山萧条而无兽兮，
野寂漠其无人。
载营魄而登霞兮，
掩浮云而上征。
命天阍其开关兮，
排阊阖而望予。
召丰隆使先导兮，
问太微之所居。
集重阳入帝宫兮，
造旬始而观清都。
朝发轫于太仪兮，
夕始临乎于微闾。
屯余车之万乘兮，
纷容与而并驰。
驾八龙之婉婉兮，
载云旗之逶蛇。
建雄虹之采旄兮，
五色杂而炫耀。
服偃蹇以低昂兮，
骖连蜷以骄骜。
骑胶葛以杂乱兮，
斑漫衍而方行。
撰余辔而正策兮，
吾将过乎句芒。
历太皓以右转兮，
前飞廉以启路。
阳杲杲其未光兮，
凌天地以径度。
风伯为余先驱兮，
氛埃辟而清凉。
凤凰翼其承旗兮，
遇蓐收乎西皇。
揽慧星以为旂兮，
举斗柄以为麾。
叛陆离其上下兮，
游惊雾之流波。
时暧暧其日曛兮，
召玄武而奔属。
后文昌使掌行兮，
选署众神以并轂。
路漫漫其修远兮，
徐弭节而高厉。
左雨师使径侍兮，
右雷公以为卫。

欲度世以忘归兮，
意姿睢以担拊。
内欣欣而自美兮，
聊愉娱以淫乐。
涉青云以泛滥游兮，
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怀余心悲兮，
边马顾而不行。
思旧故以想象兮，
长太息而掩涕。
泛容与而遐举兮，
聊抑志而自弭。
指炎神而直驰兮，
吾将往乎南疑。
览方外之荒忽兮，
沛澁澁而自浮。
神融戒而蹕御兮，
腾告鸾鸟迎宓妃。
张《咸池》奏《承云》兮，
二女御《九韶》歌。
使湘灵鼓瑟兮，
令海若舞冯夷。
玄螭虫象并出进兮，
形繆虬而透蛇。
雌蜺便娟以增挠兮，
鸾鸟轩翥而翔飞。
音乐博衍无终极兮，
焉乃逝以徘徊。
舒并节以驰骛兮，
遑绝垠乎寒门。
轶迅风于清源兮，
从颢琐乎增冰。
历玄冥以邪径兮，
乘间维以反顾。
召黔羸而见之兮，
为余先乎平路。
经营四方兮，
周流六漠。
上至列缺兮，
降望大壑。
下峥嵘而无地兮，
上寥廓而无天。
视倏忽而无见兮，
听惝恍而无闻。

超无为以至清兮，
与泰初而为邻。

这是一篇与《离骚》、《九章》在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上十分相近的作品，但在其作品真伪性方面，却是《楚辞》研究中一个争议较多的课题。自王逸《楚辞章句》认定此篇为屈原所作之后，至清代始有学者对此致疑，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此篇为汉人模仿《离骚》而作。但在现代学者当中，也不乏主张此篇为屈原作品的人。本篇主要内容讲述了诗人由于时俗困厄，不容于世，故而轻举远游，沉浸于高蹈幻想的遐想之中。经过四方游历后，最终领略了天地无穷的意境，表达了与“泰初”为邻的愿望，为国家 and 个人的命运寻找到了一种理想中的出路。此篇以新奇的艺术表现手法，开创了我国游仙诗的先河。

卜居

屈原既放，
三年不得复见。
竭智尽忠，
而蔽障于谗。
心烦虑乱不知所从，
乃往见太卜郑詹尹。
曰：“余有所疑，
愿因先生决之。”
詹尹乃端策拂龟，
曰：“君将何以教之？”
屈原曰：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
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
将游大人以成名乎？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
将呶訾栗斯，
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
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
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
以絜楹乎？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
将呶訾若水中之凫，
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
宁与骐骥亢轭乎？
将随驽马之迹乎？
宁与黄鹄比翼乎？
将与鸡鹜争食乎？
此孰吉孰凶，
何去何从？
世混浊而不清。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黄钟毁弃，
瓦釜雷鸣，
馋人高张贤士无名。
吁嗟默默兮，
谁知吾之廉贞？”
詹尹乃释策而谢，
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物有所不足，
智有所不明，

数有所不逮，
神有所不通。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
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王逸认为本篇是屈原之作，但后人多持怀疑态度。本篇题名的意思是通过占卜来决定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居处方式。它以问对体的形式，总计八个提问，行文错落有致，逐步阐明作者的人生态度，表达了愤世嫉俗的感情取向，表现了屈原坚韧不拔、顽强斗争的高尚品质和意志。本篇以叙事为主，在文体上更贴近于汉赋的风格。

渔父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欤？
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
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醢？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自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
鼓枻而去。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复与言。

王逸认为是屈原所作，但在具体解释时前后有所矛盾，所以怀疑者亦不少。战国时期楚国有许多关于隐士的传说，渔父即其中的一位人物。全篇以屈原和渔父的问答为主要内容，渔父在交谈中流露出相当多的以宣扬退隐自全为基调的道家思想，而屈原在“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困顿处境中，依然坚持着“独清”、“独醒”的处世态度，而且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

鱼之腹”，也不能同流合污，显示了纯洁高尚的精神品格。

九辯

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慄慄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沅寥兮天高而气清；
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慄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怆怳恨兮去故而就新；
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
惆怅兮而私自怜。
燕翩翩其辞归兮，
蝉寂漠而无声；
雁雍雍而南游兮，
鸱鸡啁晰而悲鸣。
独申旦而不寐兮，
哀蟋蟀之宵征。
时亹亹而过中兮，
蹇淹留而无成。
悲忧贫蹙兮独处廓，
有美一人兮心不绎。
去乡离家兮徂远客，
超逍遥兮今焉薄？
专思君兮不可化，
君不知兮可奈何！
蓄怨兮积思，
心烦僇兮忘食事。
愿一见兮道余意，
君之心兮与余异。
车既驾兮謁而归，
不得见兮心伤悲。
倚结軫兮长太息，
涕潺湲兮下沾轼。
忼慨绝兮不得，
中瞷乱兮迷惑。
私自怜兮何极，
心怆怆兮谅直。
皇天平分四时兮，
窃独悲此凛秋。
白露既下百草兮，
奄离披此梧楸。
去白日之昭昭兮，

袭长夜之悠悠。
离芳蔼之方壮兮，
余萎约而悲愁。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
冬又申之以严霜。
收恢台之孟夏兮，
然欲儻而沈臧。
叶菸而无色兮，
枝烦挈而交横；
颜淫溢而将罢兮，
柯彷彿而萎黄；
蓫穠惨之可哀兮，
形销铄而瘵伤。
惟其纷糅而将落兮，
恨其失时而无当。
揽騑辔而下节兮，
聊逍遥以相羊。
岁忽忽而遒尽兮，
恐余寿之弗将。
悼余生之不时兮，
逢此世之倥偬。
澹容与而独倚兮，
蟋蟀鸣此西堂。
心怵惕而震荡兮，
何所忧之多方！
仰明月而太息兮，
步列星而极明。
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
纷旖旎乎都房；
何曾华之无实兮，
从风雨而飞扬？
以为君独服此蕙兮，
羌无以异于众芳。
闵奇思之不通兮，
将去君而高翔。
心闵怜之惨凄兮，
愿一见而有明。
重无怨而生离兮，
中结轸而增伤。
岂不郁陶而思君兮？
君之门以九重。
猛犬狺狺而迎吠兮，
关梁闭而不通。
皇天淫溢而秋霖兮，

后土何时而得漑！
块独守此无泽兮，
仰浮云而永叹。
何时俗之工巧兮，
背绳墨而改错！
却骐驎而不乘兮，
策驽骀而取路。
当世岂无骐驎兮？
诚莫之能善御。
见执轡者非其人兮，
故駟跳而远去。
鳧雁皆唼夫梁藻兮，
凤愈飘翔而高举。
圆凿而方枘兮，
吾固知其钥铉而难入。
众鸟皆有所登栖兮，
凤独遑遑而无所集。
愿衔枚而无言兮，
尝被君之渥洽，
太公九十乃显荣兮，
诚未遇其匹合。
谓骐驎兮安归？
谓凤凰兮安栖？
变古易俗兮世衰，
今之相者兮举肥。
骐驎伏匿而不见兮，
凤凰高飞而不下；
鸟兽犹知怀德兮，
云何贤士之不处？
驥不骤进而求服兮，
凤亦不贪喂而妄食。
君弃远而不察兮，
虽愿忠其焉得。
欲寂漠而绝端兮，
窃不敢忘初之厚德。
独悲愁其伤人兮，
冯郁郁其何极！
霜露惨凄而交下兮，
心尚幸其弗济；
霰雪雰糅其增加兮，
乃知遭命之将至。
愿微幸而有待兮，
泊莽莽与野草同死。
愿自直而径往兮，

路壅绝而不通；
欲循道而平驱兮，
又未知其所以，
然中路而迷惑兮，
自压按而学诵。
性愚陋以褊浅兮，
信未达乎从容。
窃美申包胥之气盛兮，
恐时世之不固。
何时俗之工巧兮，
灭规矩而改凿。
独耿介而不随兮，
愿慕先圣之遗教。
处浊世而显荣兮，
非余心之所乐。
与其无义而有名兮，
宁处穷而守高。
食不偷而为饱兮，
衣不苟而为温。
窃慕诗人之遗风兮，
愿托志乎素餐。
蹇充倔而无端兮，
泊莽莽而无垠。
无衣裘以御冬兮，
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
靓杪秋之遥夜兮，
心缭悵而有哀。
春秋遒遒而日高兮，
然惆悵而自悲。
四时递来而卒岁兮，
阴阳不可与俪偕。
白日晼晚其将入兮，
明月销铄而减毁。
岁忽忽而遒尽兮，
老冉冉而愈驰。
心摇悦而日幸兮，
然怊悵而无翼。
中憊惻之凄怆兮，
长太息而增欷。
年洋洋以日往兮，
老嶮廓而无处。
事亹亹而觐进兮，
蹇淹留而踌躇。
何泛滥之浮云兮，

森壅蔽此明月！
忠昭昭而愿见兮，
然露晞而莫达。
愿皓日之显行兮，
云濛濛而蔽之。
窃不自料而愿忠兮，
或黜点而污之。
尧舜之抗行兮，
瞭冥冥而薄天。
何险憾之嫉妒兮，
被以不慈之伪名？
彼日月之照明兮，
尚黯黩而有瑕；
何况一国之事兮，
亦多端而胶加。
被荷裋之晏晏兮，
然潢洋而不可带。
既骄美而伐武兮，
负左右之耿介。
憎愠怆之修美兮，
好夫人之慷慨。
众蹀躞而日进兮，
美超远而逾迈。
农夫辍耕而容与兮，
恐田野之芜秽。
事绵绵而多私兮，
窃悼后之危败。
世雷同而炫曜兮，
何毁誉之昧昧！
今修饰而窥镜兮，
后尚可以窜藏。
愿寄言夫流星兮，
羌倏忽而难当。
卒壅蔽此浮云兮，
下暗淡而无光。
尧舜皆有所举任兮，
故高枕而自适。
谅无怨于天下兮，
心焉取此怵惕？
乘骐驎之浏浏兮，
驭安用夫强策。
谅城郭之不足恃兮，
虽重介之何益。
遭翼翼而无终兮，

饨饨而愁约。
生天地之若过兮，
功不成而无效。
愿沈滞而不见兮，
尚欲布名乎天下。
然潢洋而不遇兮，
直恂愁而直苦。
莽洋洋而无极兮，
忽翱翔之焉薄。
国有骥而不知乘兮，
焉皇皇而更索。
宁戚讴于车下兮，
桓公闻而知之，
无伯乐之善相兮，
今谁使乎誉之。
罔流涕以聊虑兮，
惟著意而得之。
纷饨饨之愿忠兮，
妒被离而障之。
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
放游志乎云中。
乘精气之抟抟兮，
骛诸神之湛湛。
骖白霓之习习兮，
历群灵之丰丰。
左朱雀之茷茷兮，
右苍龙之躡躡。
属雷师之阊阊兮，
通飞廉之衙衙。
前轻轺之锵锵兮，
后辘乘之从从。
载云旗之委蛇兮，
扈屯骑之容容。
计专专之不可化兮，
愿遂推而为臧。
赖皇天之厚德兮，
还及君之无恙！

此篇为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宋玉的作品。“九辩”原为古代乐章的名称，宋玉则借此抒发感慨，创作了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它在风格上模仿了屈原的《离骚》，是屈原作品之外公认的楚辞成功之作，实为宋玉的代表作。在思想性上此篇逊于《离骚》，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却有所发展，在行文句法的运用方面，更显灵活自由，尤其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自此而始，《九辩》中“悲秋”的题旨便成为宋玉作品的风格与个性的代表，对后代影响颇深。

招魂

朕幼清以廉洁兮，
身服义而未沫。
主此盛德兮，
牵于俗而芜秽。
上无所考此盛德兮，
长离殃而愁苦。
帝告巫阳曰：
“有人在下，
我欲辅之。
魂魄离散，
汝筮予之。
巫阳对曰：
“掌梦！上帝：
其难从；
若必筮予之，
恐后之谢，
不能复用。”
巫阳焉乃下招曰：
“魂兮归来！
去君之恒干，
何为四方些？
舍君之乐处，
而离彼不祥些。
魂兮归来！
东方不可以托些。
长人千仞，
惟魂是索些。
十日代出，
流金铄石些。
彼皆习之，
魂往必释些。
归来兮！不可以托些。
魂兮归来！
南方不可以止些。
雕题黑齿，
得人肉以祀，
以其骨为醢些。
蝮蛇蓁蓁，
封狐千里些。
雄虺九首，
往来倏忽，
吞人以益其心些。

归来兮！不可久淫些。
魂兮归来！
西方之害，
流沙千里些。
旋入雷渊，
靡散而不可止些。
幸而得脱。
其外旷宇些。
赤蚁若象，
玄蜂若壶些。
五谷不生，
丛菅是食些。
其土烂人，
求水无所得些。
彷徨无所倚，
广大无所极些。
归来兮！恐自遗贼些。
魂兮归来！
北方不可以止些。
增冰峨峨，
飞雪千里些。
归来兮！不可以久些。
魂兮归来！
君无上天些。
虎豹九关，
啄害下人些。
一夫九首，
拔木九千些。
豺狼从目，
往来僂僂些。
悬人以嬉，
投之深渊些。
致命于帝，
然后得瞑些。
归来！往恐危身些。
魂兮归来！
君无下此幽都些。
土伯九约，
其角觺觺些。
敦胙血拇，
逐人𪚗𪚗些。
参目虎首，
其身若牛些。
此皆甘人。

归来！恐自遗灾些。

魂兮归来！

入修门些。

工祝招君，

背行先些。

秦篝齐缕，

郑绵络些。

招具该备，

永啸呼些。

魂兮归来！

反故居些。

天地四方，

多贼奸些。

像设君室，

静闲安些。

高堂邃宇，

槛层轩些。

层台累榭，

临高山些。

网户朱缀，

刻方连些。

冬有突厦，

夏室寒些。

川谷径复，

流潺湲些。

光风转蕙，

汜崇兰些。

经堂入奥，

朱尘筵些。

砥室翠翘，

挂曲琼些。

翡翠珠被，

烂齐光些。

翦阿拂壁，

罗幃张些。

纂组绮縠，

结琦璜些。

室中之观，

多珍怪些。

兰膏明烛，

华容备些。

二八侍宿，

射递代些。

九侯淑女，

多迅众些。
盛鬻不同制，
实满宫些。
容态好比，
顺弥代些。
弱颜固植，
謇其有意些。
姱容修态，
絀洞房些。
蛾眉曼睩，
目腾光些。
靡颜膩理，
遗视矚些。
离榭修幕，
侍君之闲些。
翡翠翠帐，
饰高堂些。
红壁沙版，
玄玉梁些。
仰观刻桷，
画龙蛇些。
坐堂伏檻，
临曲池些。
芙蓉始发，
杂芰荷些。
紫茎屏风，
文缘波些。
文异豹饰，
侍陂陁些。
轩轳既低，
步骑罗些。
兰薄户树，
琼木篱些。
魂兮归来！
何远为些。
室家遂宗，
食多方些。
稻粱糲麦，
挈黄梁些。
大苦咸酸，
辛甘行些。
肥牛之腱，
臠若芳些。
和酸若苦，

陈吴羹些。
肺鼈炮羔，
有柘浆些。
鹄酸臄臄，
煎鸿鹄些。
露鸡臄蠃，
厉而不爽些。
炬救蜜餌，
有𦍋𦍋些。
瑶浆蜜勺，
实羽觴些。
挫糟冻饮，
耐清凉些。
华酌既陈，
有琼浆些。
归来反故室，
敬而无妨些。
肴羞未通，
女乐罗些。
陈钟按鼓，
造新歌些。
涉江采菱，
发扬荷些。
美人既醉，
朱颜酡些。
嬉光眇视，
目曾波些。
被文服纁，
丽而不奇些。
长发曼鬋，
艳陆离些。
二八齐容，
起郑舞些。
衽若交竿，
抚案下些。
竽瑟狂会，
搥鸣鼓些。
宫庭震惊，
发激楚些。
吴歈蔡讴，
奏大吕些。
士女杂坐，
乱而不分些。
放陈组纁，

班其相纷些。
郑卫妖玩，
来杂陈些。
激楚之结，
独秀先些。
菀蔽象棋，
有六簿些。
分曹并进，
遒相迫些。
成枭而牟，
呼五白些。
晋制犀比，
费白日些。
铿钟摇簴，
揅梓瑟些。
娱酒不废，
沈日夜些。
兰膏明烛，
华镫错些。
结撰至思，
兰芳假些。
人有所极，
同心赋些。
酎饮尽欢，
乐先故些。
魂兮归来！
反故居些。
乱曰：献岁发春兮，
汨吾南征。
蓂莢齐叶兮，
白芷生。
路贯庐江兮，
左长薄。
倚沼畦瀛兮，
遥望博。
青骊结驷兮，
齐千乘。
悬火延起兮，
玄颜烝。
步及骤处兮，
诱聘先。
抑骛若通兮，
引车右还。
与王趋梦兮，

课后先。
君王亲发兮，
悼青兕。
朱明承夜兮，
时不可以淹。
皋兰被径兮，
斯路渐。
湛湛江水兮，
上有枫，
目极千里兮，
伤春心。
魂兮归来。
哀江南！

王逸认为是宋玉所作，现代学者中则大多主张此篇仍属屈原作品。招魂本身是一种民间性的巫术活动，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三年后客死秦国，给楚国的政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屈原借用民间招魂的形式，以招怀王之魂的名义，表达对宗亲的悼念和对祖国的挚爱，实际上是在为楚国招其魂灵，为楚国的命运忧虑不已。诗人以“魂兮归来”的反复咏叹，展示了他个人的纯真情怀与哀伤痛楚。整篇构思奇异，描写细腻，极尽酣畅铺陈，是楚辞中笔触比较华丽的一篇。

大招

青春受谢，
白日昭只。
春气奋发，
万物遽只。
冥凌浹行，
魂无逃只。
魂魄归来！
无远遥只。
魂乎归来！
汤谷寂寥只。
魂乎无南！
无东无西，
无南无北只。
东有大海，
溺水漦漦只。
螭龙并流，
上下悠悠只。
雾雨淫淫，
白胶胶只。
魂乎无东！
汤谷寂寥只。
魂乎无南！
南有炎火千里，
蜺蛇蜒只。
山林险隘，
虎豹蜿只。
鰐鰕短狐，
王虺骞只。
魂乎无南！
蜺伤躬只。
魂乎无西！
西方流沙，
漭洋洋只。
豕首纵目，
被发鬢只。
长爪踞牙，
诶笑狂只。
魂乎无西！
多害伤只。
魂乎无北！
北有寒山，
遑龙艳只。

代水不可涉，
深不可测只。
天白颢颢，
寒凝凝只。
魂乎无往！
盈北极只。
魂魄归来！
闲以静只。
自恣荆楚，
安以定只。
逞志究欲，
心意安只。
穷身永乐，
年寿延只。
魂乎归来！
乐不可言只。
五谷六仞，
设菰梁只。
鼎臠盈望，
和致芳只。
内鸽鹄鹄，
味豺羹只。
魂乎归来！
恣所尝只。
鲜蠃甘鸡，
和楚酪只。
醢豚苦狗，
脍苴蓴只。
吴酸蒿萎，
不沾薄只。
魂兮归来！
恣所择只。
炙鵑烝鳧，
𪊑鹑鹄只。
煎鲧臠雀，
遽爽存只。
魂乎归来！
丽以先只。
四酎并孰，
不涩嗑只。
清馨冻饮，
不歎役只。
吴醴白蘅，
和楚沥只。

魂乎归来！
不遽惕只。
代秦郑卫，
鸣竽张只。
伏戏驾辩，
楚劳商只。
讴和扬阿，
赵萧倡只。
魂乎归来！
定空桑只。
二八接舞，
投诗赋只。
叩钟调磬，
娱人乱只。
四上竞气，
极声变只。
魂乎归来！
听歌譟只。
朱唇皓齿，
嫋以嫋只。
比德好闲，
习以都只。
丰肉微骨，
调以娱只。
魂乎归来！
安以舒只。
嫋目宜笑，
娥眉曼只。
容则秀雅，
稚朱颜只。
魂乎归来！
静以安只。
嫋修滂浩，
丽以佳只。
曾颊倚耳，
曲眉规只。
滂心绰态，
姣丽施只。
小腰秀颈，
若鲜卑只。
魂乎归来！
思怨移只。
易中利心，
以动作只。

粉白黛黑，
施芳泽只。
长袂拂面，
善留客只。
魂乎归来！
以娱昔只。
青色直眉，
美目嫋只。
靺辅奇牙，
宜笑嚬只。
丰肉微骨，
体便娟只。
魂乎归来！
恣所便只。
夏屋广大，
沙堂秀只。
南房小坛，
观绝霤只。
曲屋步壙，
宜扰畜只。
腾驾步游，
猎春囿只。
琼毂错衡，
英华假只。
茝兰桂树，
郁弥路只。
魂乎归来！
恣志虑只。
孔雀盈园，
畜鸾皇只！
鵙鸿群晨，
杂^秋鵙只。
鸿鹄代游，
曼鹔鹞只。
魂乎归来！
凤凰翔只。
曼泽怡面，
血气盛只。
永宜厥身，
保寿命只。
室家盈延，
爵禄盛只。
魂乎归来！
居室定只。

按径千里，
出若云只。
三圭重侯，
听类神只。
察笃天隐，
孤寡存只。
魂兮归来！
正台昆只。
田邑千畛，
人阜昌只。
美冒众流，
德泽章只。
先威后文，
善美明只。
魂乎归来！
赏罚当只。
名声若日，
照四海只。
德誉配天，
万民理只。
北至幽陵，
南交趾只。
西薄羊肠，
东穷海只。
魂乎归来！
尚贤士只。
发政献行，
禁苛暴只。
举杰压陛，
诛讥罢只。
直赢在位，
近禹麾只。
豪杰执政，
流泽施只。
魂乎归来！
国家为只。
雄雄赫赫，
天德明只。
三公穆穆，
登降堂只。
诸侯毕极，
立九卿只。
昭质既设，
大侯张只。

执弓挟矢，
揖辞让只。
魂乎来归！
尚三王只。

作者不详，东汉王逸作《章句》时便已难确定。在内容和结构上，此篇与《招魂》都较为相近，所以也有人认为是后人仿《招魂》之作。但在具体写法上，两者又有所不同，此篇特别强调了“美政”思想，并设计了一套明确的方案，在主题安排上比《招魂》显得清晰。一般认为《招魂》创作于怀王去世之时，而此篇则创作于怀王归葬之时。

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
岁忽忽而不反。
登苍天而高举兮，
历众山而日远。
观江河之纡曲兮，
离四海之沾濡。
攀北极而一息兮，
吸沆瀣以充虚。
飞朱鸟使先驱兮，
驾太一之象舆。
苍龙蚬虬于左骖兮，
白虎骋而为右騑。
建日月以为盖兮，
载玉女于后车。
驰骛于杳冥之中兮，
休息乎昆仑之墟。
乐穷极而不厌兮，
愿从容乎神明。
涉丹水而驰聘兮，
右大夏之遗风。
黄鹄之一举兮，
知山川之纡曲。
再举兮，
睹天地之圆方。
临中国之众人兮，
诿回飙乎尚羊。
乃至少原之野兮，
赤松、王乔皆在旁。
二子拥瑟而调均兮，
余因称乎清、商。
澹然而自乐兮，
吸众气而翱翔。
念我长生而久仙兮，
不如反余之故乡。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
鸕泉群而制之。
神龙失水而陆居兮，
为蝼蚁之所裁。
夫黄鹄神龙若如此兮，
况贤者之逢乱世哉。
寿冉冉而日衰兮，
固僵回而不息。

俗流从而不止兮，
众枉聚而矫直。
或偷合而苟进兮，
或隐居而深藏，
苦称量之不审兮，
同权概而就衡。
或推移而苛容兮，
或直言之谔谔。
伤诚是之不察兮，
并纫茅丝以为索。
方世俗之幽昏兮，
眩白黑之美恶。
放山渊之龟玉兮，
相与贵乎砾石。
梅伯数谏而致醢兮，
来、革顺志而用国。
悲仁人之尽节兮，
反为小人之所贼。
比干忠谏而剖心兮，
箕子被发而佯狂。
水背流而源竭兮，
木去根而不长。
非重躯以虑难兮，
惜伤身之无功。
已矣哉！
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
乃集大皇之野。
循四极而回周兮，
见盛德而后下。
彼圣人之神德兮，
远浊世而自藏。
使麟麒可得羈而系兮，
又何以异乎犬羊！

一般认为此篇为西汉贾谊所作。篇名的意思是对屈原的誓死行为表示叹惜。通篇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展开，替屈原的坎坷遭遇抒发感愤心情，以自身的经验为遭逢乱世的贤者设计了“远浊世而自藏”的处世之道，结合自己的不幸，所感所叹都十分深切。

吊屈原

恭承嘉惠兮，
俟罪长沙。
仄闻屈原兮，
自湛汨罗。
造托湘流兮，
敬吊先生。
遭世罔极兮，
乃陨厥身。
乌乎哀哉兮，
逢时不祥。
鸾凤伏窜兮，
鸱鸢翱翔。
阘茸尊显兮，
谗谀得志。
贤圣逆曳兮，
方正倒植。
谓随、夷混兮，
谓跖、蹻廉。
莫邪为钝兮，
铅刀为铦。
于嗟默默，
生之亡故兮。
斡弃周鼎，
宝康瓠兮。
腾驾罢牛，
骖蹇驴兮。
骥垂两耳，
服盐车兮。
章甫荐屨，
渐不可久兮。
嗟苦先生，
独离此咎兮。
诔曰：
已矣！国其莫吾知兮，
子独壹郁其谁语？
凤飘飘其高逝兮，
夫固自引而远去。
袭九渊之神龙兮，
沕渊潜以自珍。
偃螭獭以隐处兮，
夫岂从虾与蛭螾？
所贵圣之神德兮，

远浊世而自臧。
使麒麟可系而羁兮，
岂云异夫犬羊。
般纷纷其离此邨兮，
亦夫子之故也！
历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怀此都也！
凤凰翔于千仞兮，
览德辉而下之。
见细德之险微兮，
遥增击而去之。
彼寻常之污渌兮，
岂容吞舟之鱼。
横江湖之鱣鲸兮，
固将制乎蝼蚁！

贾谊所作。但王逸的《楚辞章句》中未收此篇，而存于朱熹的《楚辞集注》中。作品创作于贾谊被贬长沙途经湘水之时，通篇带有一种悲凉伤感的基调。在体制上继承了《九章》的特点，已具汉赋的雏型。

鵩鸟

单阏之岁兮，
四月孟夏；
庚子日斜兮，
鵩集予舍；
止于坐隅兮，
貌甚闲暇。
异物来萃兮，
私怪其故；
发书占之兮，
谶言其度。曰：
“野鸟入室兮，
主人将去。”
请问于鵩兮：
“予去何之？
吉乎告我，
凶言其灾。
淹速之度兮，
语予其期。”
鵩乃叹息，
举首奋翼，
口不能言，
请对以臆。曰：
“万物变化兮，
固无休息。
斡流而迁兮，
或推而还。
形气转续兮，
变化而嬗。
沕穆无穷兮，
胡可胜言！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忧喜聚门兮，
吉凶同域。
彼吴强大兮，
夫差以败；
越栖会稽兮，
句践霸世。
斯游逐成兮，
卒被五刑。
传说胥靡兮，
乃相武丁。

夫祸之与福兮，
何异纠缠！
命不可说兮，
孰知其极？
水激则旱兮，
矢激则远。
万物回薄兮，
振荡相转。
云蒸雨降兮，
交错相纷。
大钧播物兮，
映圯无垠。
天不可预虑兮，
道不可预谋。
迟速有命兮，
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
造化为工。
阴阳为炭兮，
万物为铜。
合散消息兮，
安有常则？
千变万化兮，
未始有极。
忽然为人兮，
何足控揣。
化为异物兮，
又何足患！
小智自私兮，
贱彼贵我。
达人大观兮，
物无不可。
贪夫徇财兮，
烈士徇名。
夸者死权兮，
品庶每生。
怵迫之徒兮，
或趋西东。
大人不曲兮，
意变齐同。
愚士系俗兮，
窘若囚拘。
至人遗物兮，
独与道俱。

众人惑惑兮，
好恶积亿。
真人恬漠兮，
独与道息。
释智遗形兮，
超然自丧。
寥廓忽荒兮，
与道翱翔。
乘流则逝兮，
得坻则止。
纵躯委命兮，
不私与己。
其生兮若浮，
其死兮若休。
澹乎若深渊之静，
泛乎若不系之舟。
不以生故自宝兮，
养空而浮。
德人无累兮，
知命不忧。
细故蒂芥兮，
何足以疑！”

贾谊所作。上篇写“吊屈原”，《楚辞章句》未收！鵩鸟即指猫头鹰。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贾谊在作长沙王太傅时，曾有一只猫头鹰飞进屋中，贾谊因是遭谪到此，当地又十分低洼潮湿，他自叹不服水土，担心寿命难以长久，伤感之余创作了此篇，以抒发胸中积郁。

招隐士

桂树丛生兮出之幽，
偃蹇连蜷兮枝相繚。
山气^上~~从~~从兮石嵯峨，
溪谷崭岩兮水曾波。
猿狖群啸兮虎豹嘑，
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王孙游兮不归，
春草生兮萋萋。
岁暮兮不自聊，
蟋蟀鸣兮啾啾。
块兮轧，山曲拂，
心淹留兮恫慌忽。
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
丛薄深林兮人上栗。
嵌岑碣碣兮，礧礧磈礧。
树轮相纠兮，林木茷𪔐。
青莎杂树兮，蘋草霍靡。
白鹿麕麕兮，或腾或倚。
状貌崢嶸兮峨峨，凄凄兮漉漉。
猕猴兮熊羆，
慕类兮以悲。
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虎豹斗兮熊羆咆，
禽兽骇兮亡其曹。
王孙兮归来，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王逸称作者为淮南小山，“淮南”所指为淮南王刘安，“小山”多被解释为刘安门下的宾客。王逸认为此篇是因“闵伤屈原”而作，但从内容上看，并不相涉，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是怀念刘安之作。此篇中的景色描写比较出色，铺陈亦相当着力，注重于气氛的渲染而不求直白的抒发，受《招魂》影响颇多，有后世招隐诗之始的说法。

七谏

初放

平生于国兮，
长于原野。
言语讷讷兮，
又无强辅。
浅智褊能兮，
闻见又寡。
数言便事兮，
见怨门下。
王不察其长利兮，
卒见弃乎原野。
伏念思过兮，
无可改者。
群众成朋兮，
上浸以惑。
功佞在前兮，
贤者灭息。
尧舜圣已没兮，
孰为忠直？
高山崔巍兮，
流水汤汤。
死日将至兮，
与麋鹿同坑。
块兮鞠，当道宿。
举世皆然兮，
余将谁告。
斥逐鸿鹄兮，
近习鸱枭。
斩伐橘柚兮，
列树苦桃。
便娟之修竹兮，
寄生乎江潭。
上葳蕤而防露兮，
下泠泠而来风。
孰知其不合兮，
若竹柏之异心。
往者不可及兮，
来者不可待。
悠悠苍天兮，
莫我振理。
窃怨君之不寤兮，

吾独死而后已。

沈江

惟往古之得失兮，
览私微之所伤。
尧舜圣而慈仁兮，
后世称而弗忘。
齐桓失于专任兮，
夷吾忠而名彰。
晋献惑于嬖姬兮，
申生孝而被殃。
偃王行其仁义兮，
荆文寤而徐亡。
纣暴虐以失位兮，
周得佐乎吕望。
修往古以行恩兮，
封比干之丘垄。
贤俊慕而自附兮，
日浸淫而合同。
明法令而修理兮，
兰芷幽而有芳。
苦众人之妒予兮，
箕子寤而佯狂。
不顾地以贪名兮，
心怫郁而内伤。
联蕙芷以为佩兮，
过鲍肆而失香。
正臣端其操行兮，
反离谤而见攘。
世俗更而变化兮，
伯夷饿于首阳。
独廉洁而不容兮，
叔齐久而逾明。
浮云陈而蔽晦兮，
使日月乎无光。
忠臣贞而欲谏兮，
谗谀毁而在旁。
秋草荣其将实兮，
微霜下而夜降。
商风肃而害生兮，
百草育而不长。
众并谐以妒贤兮，
孤圣特而易伤。

怀计谋而不见用兮，
岩穴处而隐藏。
成功隳而不卒兮，
子胥死而不葬。
世从俗而变化兮，
随风靡而成行。
信直退而毁败兮，
虚伪进而得当。
追悔过之无及兮，
岂尽忠而有功。
废制度而不用兮，
务行私而去公，
终不变而死节兮，
惜年齿之未央。
将方舟而下流兮，
冀幸君之发蒙。
痛忠言之逆耳兮，
恨申子之沈江。
愿悉心之所闻兮，
遭值君之不聪。
不开寤而难道兮，
不别横之与纵。
听奸臣之浮说兮，
绝国家之久长。
灭规矩而不用兮，
背绳墨之正方。
离忧患而乃寤兮，
若纵火于秋蓬。
业失之而不救兮，
尚何论乎祸凶。
彼离畔而朋党兮，
独行之士其何望！
日渐染而不自知兮，
秋毫微哉而变容。
众轻积而折轴兮，
原咎杂而累重。
赴湘沅之流澌兮，
恐逐波而复东。
怀沙砾而自沈兮，
不忍见君之蔽壅。

怨世

世沈淖而难论兮，

俗岭峨而山参嵯。
清冷冷而歼灭兮，
混湛湛而日多。
泉鸱既以成群兮，
玄鹤弭翼而屏移。
蓬艾亲入御于床第兮，
马半蹇蹶而日加。
弃捐药芷与杜衡兮，
余奈世之不知芳何。
何周道之平易兮，
然芜秽而险戏。
高阳无故而委尘兮，
唐虞点灼而毁议。
谁使正其真是兮，
虽有八师而不可为。
皇天保其高兮，
后土持其久。
服清白以逍遥兮，
偏与乎玄英异色。
西施媢媢而不得见兮，
暮母勃屑而日侍。
桂蠹不知所淹留兮，
蓼虫不知徙乎葵菜。
处溷溷之浊世兮，
今安所达乎吾志。
意有所载而远逝兮，
固非众人之所识。
骥踌躇于弊輶兮，
遇孙阳而得代。
吕望穷困而不聊生兮，
遭周文而舒志。
宁戚饭牛而商歌兮，
桓公闻而弗置。
路室女之方桑兮，
孔子过之以自侍。
吾独乖刺而无当兮，
心悼怵而耄思。
思比干之泚泚兮，
哀子胥之慎事。
悲楚人之和氏兮，
献宝玉以为石。
遇厉武之不察兮，
羌两足以毕斫。
小人之居势兮，

视忠正之何若。
改前圣之法度兮，
喜嚅囁而妄作。
亲谗谀而疏贤圣兮，
讼谓间娵为丑恶。
愉近习而蔽远兮，
孰知察其黑白。
卒不得效其心容兮，
安眇眇而无所归薄。
专精爽以自明兮，
晦冥冥而壅蔽。
年既已过太半兮，
然埽轲而留滞。
欲高飞而远集兮，
恐离罔而灭败。
独冤抑而无极兮，
伤精神而寿夭。
皇天既不纯命兮，
余生终无所依。
愿自沈于江流兮，
绝横流而径逝。
宁为江海之泥涂兮，
安能久见此浊世。

怨思

贤士穷而隐处兮，
廉方正而不容。
子胥谏而靡躯兮，
比干忠而剖心。
子推自割而饲君兮，
德日忘而怨深。
行明白而曰黑兮，
荆棘聚而成林。
江离弃于穷巷兮，
蒺藜蔓乎东厢。
贤者蔽而不见兮，
谗谀进而相朋。
皋鸲并进而俱鸣兮，
凤凰飞而高翔。
愿一往而径逝兮，
道壅绝而不通。

自悲

居愁勤其谁告兮，
独永思而忧悲。
内自省而不惭兮，
操愈坚而不衰。
隐三年而无决兮，
岁忽忽其若颓。
怜余身不足以卒意兮，
冀一见而复归。
哀人事之不幸兮，
属天命而委之咸池。
身被疾而不间兮，
心沸热其若汤。
冰炭不可以相并兮，
吾固知乎命之不长。
哀独苦死之无乐兮，
惜予年之未央。
悲不反余之所居兮，
恨离予之故乡。
鸟兽惊而失群兮，
犹高飞而哀鸣。
狐死必首丘兮，
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
故人疏而日忘兮，
新人近而俞好。
莫能行于杳冥兮，
孰能施于无报。
苦众人之皆然兮，
乘回风而远游。
凌恒山其若陋兮，
聊愉娱以忘忧。
悲虚言之无实兮，
苦众口之铄金。
过故乡而一顾兮，
泣歔歔而沾衿。
厌白玉以为面兮，
怀琬琰以为心。
邪气入而感内兮，
施玉色而外淫。
何青云之流澜兮，
微霜降之蒙蒙。
徐风至而徘徊兮，
疾风过之汤汤。
闻南藩乐而欲往兮，

至会稽而且止。
见韩众而宿之兮，
问天道之所在。
借浮云以送予兮，
载雌霓而为旌。
驾青龙以驰骛兮，
班衍衍之冥冥。
忽容容其安之兮，
超慌忽其焉如。
苦众人之难信兮，
愿离群而远举。
登峦山而远望兮，
好桂树之冬荣。
观天火之炎炀兮，
听大壑之波声。
引八维以自道兮，
含沆瀣以长生。
居不乐以时思兮，
食草木之秋实。
饮菌若之朝露兮，
构桂木以为室。
杂橘柚以为囿兮，
列新夷与椒楨。
鸱鹤孤而夜号兮，
哀居者之诚贞。

哀命

哀时命之不合兮，
伤楚国之多忧。
内怀情之洁白兮，
遭乱世而离尤。
恶耿介之直行兮，
世混浊而不知。
何君臣之相失兮，
上沅湘而分离。
测汨罗之湘水兮，
知时固而不反。
伤离散之交乱兮，
遂侧身而既远。
处玄舍之幽门兮，
穴岩石而窟伏。
从水蛟而为徒兮，
与神龙乎休息。
何山石之嶭岩兮，
灵魂屈而偃蹇。

含素水而蒙深兮，
日眇眇而既远。
哀形体之离解兮，
神罔两而无舍。
惟椒兰之不反兮，
魂迷惑而不知路。
愿无过之设行兮，
虽灭没之自乐。
痛楚国之流亡兮，
哀灵修之过到。
固时俗之混浊兮，
志瞽迷而不知路。
念私门之正匠兮，
遥涉江而远去。
念女嬃之婵媛兮，
涕泣流乎于悝。
我决死而不生兮，
虽重追吾何及。
戏疾瀨之素水兮，
望高山之蹇产。
哀高丘之赤岸兮，
遂没身而不反。

谬谏

怨灵修之浩荡兮，
夫何执操之不固。
悲太山之为隍兮，
孰江河之可涸！
原承闲而效志兮，
恐犯忌而干讳。
卒抚情以寂寞兮，
然怊怅而自悲。
玉与石其同匮兮，
贯鱼眼与珠玑。
驽骏杂而不分兮，
服罢牛而骖骥。
年滔滔而自远兮，
寿冉冉而愈衰。
心忡懔而烦冤兮，
蹇超摇而无翼。
固时俗之工巧兮，
灭规矩而改错。
却骐驎而不乘兮，
策驽骀而取路。
当世岂无骐驎兮，

诚无王良之善驭。
见执轡者非其人兮，
故驹跳而远去。
不量凿而正枘兮，
恐矩矱之不同。
不论世而高举兮，
恐操行之不调。
弧弓驰而不张兮，
孰云知其所至。
无倾危之患难兮，
焉知贤士之所死。
俗推佞而进富兮，
节行张而不著。
贤良蔽而不群兮，
朋曹比而党誉。
邪说饰而多曲兮，
正法弧而不公。
直士隐而避匿兮，
谗谀登乎明堂。
弃彭咸之娱乐兮，
灭巧倖之绳墨。
菑路杂于麀蒸兮，
机蓬矢以射革。
驾蹇驴而无策兮，
又何路之能极。
以直针而为钓兮，
又何鱼之能得。
伯牙之绝弦兮，
无鍾子期而听之。
和抱璞而泣血兮，
安得良工而剖之。
同音者相和兮，
同类者相似。
飞鸟号其群兮，
鹿鸣求其友。
故叩宫而宫应兮，
弹角而角动。
虎啸而谷风至兮，
龙举而景云往。
音声之相和兮，
言物类之相感。
夫方圆之异形兮，
势不可以相错。
列子隐身而穷处兮，

世莫可以寄托。
众鸟皆有行列兮，
凤独翔翔而无所薄。
经浊世而还得志兮，
愿侧身岩穴而自托。
俗阖口而无言兮，
尝被君之厚德。
独便愠而怀毒兮，
愁郁郁之焉极。
念三年之积思兮，
愿一见而陈词。
不及君而骋说兮，
世孰可为明之。
身寝疾而日愁兮，
情沈抑而不扬。
众人莫可与论道兮，
悲精神之不通。

乱曰

鸾皇孔凤日以远兮，
畜鳧驾鵝。
鸡鹜满堂坛兮，
蛙黾游乎华池。
要褻奔亡兮，
腾驾橐驼。
铅刀进御兮，
遥弃太阿。
拔擢玄芝兮，
列树芋荷。
橘柚萎枯兮，
苦李旖旎。
甌瓿登于明堂兮，
周鼎潜乎深渊。
自古而固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西汉东方朔所作，仿屈原《九章》，由七个短篇组成，以第一人称代言体的形式，展现了屈原人生遭遇和精神品格，是承袭楚辞的骚体赋，在艺术表现方面并无多大创见。作者通过凭吊屈原的事迹，抒发了个人情志，充分表达了他对屈原伟大人格的怀念与敬仰。

哀时命

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
夫何予生之不遇时！
往者不可扳援兮，
来者不可与期。
志憾恨而不逞兮，
抒中情而属诗。
夜炯炯而不寐兮，
怀隐忧而历兹。
心郁郁而无告兮，
众孰可以深谋！
甌欲愁悴而委情兮，
老冉冉而逮之。
居处愁以隐约兮，
志沈抑而不扬。
道壅塞而不通兮，
江河广而无梁。
愿至昆仑之悬圃兮，
采鍾山之玉英。
揽瑶木之檀枝兮，
望阊风之板桐。
弱水汨其为难兮，
路中断而不通。
势不能凌波以径度兮，
又无羽翼而高翔。
然隐悯而不达兮，
独徙倚而彷徨。
怅徜徉以永思兮，
心纡轸而增伤。
倚踌躇以淹留兮，
日饥馑而绝粮。
廓抱景而独倚兮，
超永思乎故乡。
廓落寂而无友兮，
谁可与玩此遗芳！
白日晼晚其将入兮，
哀余寿之弗将。
车既弊而马罢兮，
蹇逴徊而不能行。
身既不容于浊世兮，
不知进退之宜当。
冠崔嵬而切云兮，
剑淋离而从横。

衣摄叶以储与兮，
左衽挂于樽桑。
右衽拂于不周兮，
六合不足以肆行。
上同凿枘于伏戏兮，
下合矩矱于虞唐。
愿尊节而式高兮，
志犹卑夫禹汤。
虽知困其不改操兮，
终不以邪枉而害方。
世并举而好朋兮，
一半斛而相量。
众比周而肩迫兮，
贤者远而隐藏。
为凤皇作鹑笼兮，
虽翕翅其不容。
灵皇其不寤知兮，
焉陈词而效忠？
俗嫉妒而蔽贤兮，
孰知余之从容？
愿舒志而抽冯兮，
庸讵知其吉凶？
璋珪杂于甌窰兮，
陇廉与孟嫫同宫。
举世以为恒俗兮，
固将愁苦而终穷。
幽独转而不寐兮，
惟烦懣而盈胸。
魂眇眇而驰骋兮，
心烦冤之忡忡。
志欲憾而不憺兮，
路幽昧而甚难。
块独守此曲隅兮，
然欲切而永叹。
愁修夜而宛转兮，
气涓沸其若波。
握剗劘而不用兮，
操规矩而无所施。
骋骐驎于中庭兮，
焉能极夫远道？
置猿狖于櫺栏兮，
夫何以责其捷巧？
骝跛鳖而上山兮，
吾固知其不能升。

释管晏而任臧获兮，
何权衡之能称？
菀蒨杂于麝蒸兮，
机蓬矢以射革。
负担荷以丈尺兮，
欲伸腰而不可得。
外迫胁于机臂兮，
上牵联于矰弋。
肩倾侧而不容兮，
固狭腹而不得息。
务光自投于深渊兮，
不获世之尘垢。
孰魁摧之可久兮，
愿退身而穷处。
凿山楹而为室兮，
下被衣于水渚。
雾露蒙蒙其晨降兮，
云依斐而承宇。
虹霓纷其朝霞兮，
夕淫淫而淋雨。
怊茫茫而无归兮，
怅远望此旷野。
下垂钓于溪谷兮，
上要求于仙者。
与赤松而结友兮，
比王乔而为耦。
使臬扬先导兮，
白虎为之前后。
浮云雾而入冥兮，
骑白鹿而容与。
魂眴眴以寄独兮，
汨徂往而不归。
处卓卓而日远兮，
志浩荡而伤怀。
鸾凤翔于苍云兮，
故矰缴而不能加。
蛟龙潜于旋渊兮，
身不挂于罔罗。
知贪饵而近死兮，
不如下游乎清波。
宁幽隐以远祸兮，
孰侵辱之可为！
子胥死而成义兮，
屈原沈于汨罗。

虽体解其不变兮，
岂忠信之可化？
志怍怍而内直兮，
履绳墨而不颇。
执权衡而无私兮，
称轻重而不差。
概尘垢之狂攘兮，
除秽累而反真。
形体白而质素兮，
中皎洁而淑清。
时厌饫而不用兮，
且隐伏而远身。
聊窜端而匿迹兮，
嗅寂默而无声。
独便娟而烦毒兮，
焉发愤而抒情。
时暖暖其将罢兮，
遂闷叹而无名。
伯夷死于首阳兮，
卒天隐而不荣。
太公不遇文王兮，
身至死而不得逞。
怀瑶象而佩琼兮，
愿陈列而无正。
生天地之若过兮，
忽烂漫而无成。
邪气袭余之形体兮，
疾憊怛而萌生。
愿一见阳春之白日兮，
恐不终乎永年。

西汉庄忌所作，由哀伤屈原的怀才不遇，而慨叹于自身的生不逢时，借此抒发胸中的忧愤与苦闷，是一篇个人的抒情言志之作，在风格上明显受《离骚》、《九章》影响，其中间或还有辞句上的直接套引，已经表现出一定的汉赋特点。

九怀

匡机

极运兮不中，
来将屈兮困穷。
余深愍兮惨怛，
愿一列兮无从。
乘日月兮上征，
顾游心兮鄙丰。
弥览兮九隅，
彷徨兮兰宫。
芷闾兮药房，
奋摇兮众芳。
菌阁兮蕙楼，
观道兮从横。
宝金兮委积，
美玉兮盈堂。
桂水兮潺湲，
扬流兮洋洋。
蓍蔡兮踊跃，
孔鹤兮回翔。
抚槛兮远望，
念君兮不忘。
怫郁兮莫陈，
永怀兮内伤。

通路

天门兮地户，
孰由兮贤者？
无正兮混厕，
怀德兮何睹？
假寐兮愍斯，
谁可与兮寤语？
痛凤兮远逝，
畜安兮近处。
鲸鰈兮幽潜，
从虾兮游渚。
乘虬兮登阳。
载象兮上行。
朝发兮葱岭，
夕至兮明光。
北饮兮飞泉，

南采兮芝英。
宣游兮列宿，
顺极兮彷徨。
红采兮骅衣，
翠纓兮为裳。
舒佩兮绩紵，
辣余剑兮干将。
腾蛇兮后从，
飞駟兮步旁。
微观兮玄圃，
览察兮瑶光。
启匱兮探策，
悲命兮相当。
纫蕙兮永辞，
将离兮所思。
浮云兮容与，
道余兮何之。
远望兮仟眠，
闻雷兮阗阗。
阴忧兮感余，
惆怅兮自怜。

危俊

林不容兮鸣蜩，
余何留兮中州？
陶嘉月兮总驾，
攀玉英兮自修。
结荣茝兮逶迤，
将去烝兮远游。
径岱土兮魏阙，
历九曲兮牵牛。
聊假日兮相伴，
遗光耀兮周流。
望太一兮淹息，
紆余轡兮自休。
晞白日兮皎皎，
弥远路兮悠悠。
顾列李兮飘飘，
观幽云兮陈浮。
钜宝迁兮砢礪，
雉咸雉兮相求。
决莽莽兮究志，
惧吾心兮搢搢。
步余马兮飞柱，
览可与兮匹俦。

卒莫有兮纤介，
永余思兮怵怵。

昭世

世混兮冥昏，
违君兮归真。
乘龙兮偃蹇，
高回翔兮上臻。
袭英衣兮缙绂，
披华裳兮芳芬。
登羊角兮扶舆，
浮云漠兮自娱。
握神精兮雍容，
与神人兮相胥。
流星坠兮成雨，
进瞢盼兮上丘墟。
览旧邦兮滃郁，
余安能兮久居。
志怀逝兮心惻慄，
纡余轡兮踌躇。
闻素女兮微歌，
听王后兮吹竽。
魂凄怆兮感哀，
肠回回兮盘纡。
抚余佩兮缤纷，
高太息兮自怜。
使祝融兮先行，
令昭明兮开门。
驰六蛟兮上征，
竦余驾兮入冥。
历九州兮索合，
谁可与兮终生。
忽反顾兮西园，
睹轸丘兮崎倾。
横垂涕兮兹流，
悲余后兮失灵。

尊嘉

季春兮阳阳，
列草兮成行。
余悲兮兰生，
委积兮从横。
江离兮遗捐，
辛夷兮挤臧。

伊思兮往古，
亦多兮遭殃。
伍胥兮浮江，
屈子兮沈湘。
运余兮念兹，
心内兮怀伤。
望淮兮沛沛，
滨流兮则逝。
榜舫兮下流，
东注兮礚礚。
蛟龙兮导引，
文鱼兮上濫。
抽蒲兮陈坐，
援芙蕖兮为盖。
水跃兮余旌，
继以兮微蔡。
云旗兮电骛，
倏忽兮容裔。
河伯兮开门，
迎余兮欢欣。
顾念兮旧都，
怀恨兮艰难。
窃哀兮浮萍，
泛淫兮无根。

蓄英

秋风兮萧萧，
舒芳兮振条。
微霜兮眇眇，
疾殀兮鸣蜩。
玄鸟兮辞归，
飞翔兮灵丘。
望溪兮滃郁，
熊羆兮咆嗥。
唐虞兮不存，
何故兮久留？
临渊兮汪洋，
顾林兮忽荒。
修余兮袿衣，
骑霓兮南上。
乘云兮回回，
亹亹兮自强。
将息兮兰皋，
矢志兮悠悠。
蒺藜兮薺藿，

思君兮无聊。
身去兮意存，
怆恨兮怀愁。

思忠

登九灵兮游神，
静女歌兮微晨。
悲皇丘兮积葛，
众体错兮交纷。
贞枝抑兮枯槁，
枉车登兮庆云。
感余志兮惨栗，
心怆怆兮自怜。
驾玄螭兮北征，
向吾路兮葱岭。
连五宿兮建旄，
扬氛气兮为旌。
历广漠兮驰骛，
览中国兮冥冥。
玄武步兮水母，
与吾期兮南荣。
登华盖兮乘阳，
聊逍遥兮播光。
抽库娄兮酌醴，
援爬瓜兮接粮。
毕休息兮远逝，
发玉轸兮西行。
惟时俗兮疾正，
弗可久兮此方。
寤辟摽兮永思，
心怫郁兮内伤。

陶壅

览杳杳兮世惟，
余惆怅兮何归。
伤时俗兮混乱，
将奋翼兮高飞。
驾六龙兮连蜷，
建虹旌兮威夷。
观中宇兮浩浩，
纷翼翼兮上跻。
浮溺水兮舒光，
淹低徊兮京汜。
屯余车兮索友，

观皇公兮问师。
道莫贵兮归真，
羨余术兮可夷。
吾乃逝兮南娒，
道幽路兮九疑。
越炎火兮万里，
过万首兮嶷嶷。
济江海兮蝉蜕，
绝北梁兮永辞。
浮云郁兮昼昏，
霾土忽兮靡靡。
息阳城兮广夏，
衰色罔兮中怠。
意晓阳兮燎寤，
乃自谿兮在兹。
思尧舜兮袭兴，
幸咎繇兮获谋。
悲九州兮靡君，
抚轼叹兮作诗。

株昭

悲哉于嗟兮！
心内切嗟。
款冬而生兮，
凋彼叶柯。
瓦砾进宝兮，
捐弃随和。
铅刀厉御兮，
顿弃太阿。
骥垂两耳兮，
中坂蹉跎。
蹇驴服驾兮，
无用日多。
修洁处幽兮，
贵宠沙薶。
凤皇不翔兮，
鸕鷀飞扬。
乘虹骖虬兮，
载云变化。
鸛鹏开路兮，
后属青蛇。
步骤桂林兮，
超骥卷阿。
丘陵翔舞兮，
溪谷悲歌。

神章灵篇兮，
赴曲相和。
余私娱兹兮，
孰哉复加。
还顾世俗兮，
坏败罔罗。
卷佩将逝兮，
涕流滂沱。

乱曰

皇门开兮照下土，
株秽除兮兰芷睹。
四佞放兮后得禹，
圣舜摄兮昭尧绪，
孰能若兮愿为辅。

西汉王褒所作，受楚辞中“九体”的影响，共由九个短篇组成，内容是表达对屈原的怀念，属于拟作之列，表现手法也多依仿《离骚》，艺术成就不是很高，而且各个分篇的题目比较晦涩，不容易解释。

九叹

逢纷

伊伯庸之末胄兮，
谅皇直之屈原。
云余肇祖于高阳兮，
惟楚怀之婵连。
原生受命于贞节兮，
鸿永路有嘉名。
齐名字于天地兮，
并光明于列星。
吸精粹而吐氛浊兮，
横邪世而不取容。
行叩诚而不阿兮，
遂见谗而逢排。
后听虚而黜实兮，
不吾理而顺情。
肠愤悁而含怒兮，
志迁蹇而左倾。
心惶慌其不我与兮，
躬速速其不吾亲。
辞灵修而陨志兮，
吟泽畔之江滨。
椒桂罗以颠覆兮，
有竭信而归诚。
谗夫蔼蔼而漫著兮，
曷其不舒予情。
始结言于庙堂兮，
信中涂而叛之。
怀兰蕙与衡芷兮，
行中野而散之。
声哀哀而怀高丘兮，
心愁愁而思旧邦。
愿承闲而自恃兮，
径淫噎而道雍。
颜霉黧以沮败兮，
精越衰而衰耄。
裳襜褕而含风兮，
衣纳纳而掩露。
赶江湘之湍流兮，
顺波凑而下降。
徐徘徊于山阿兮，
飘风来之汹汹。

驰余车兮玄石，
步余马兮洞庭。
平明发兮苍梧，
夕投宿兮石城。
芙蓉盖而菱华车兮，
紫贝阙而玉堂。
薛荔饰而陆离荐兮，
鱼鳞衣而白霓裳。
登逢龙而下陨兮，
违故都之漫漫。
思南郢之旧俗兮，
肠一夕而九运。
扬流波之潢潢兮，
体溶溶而东回。
心怊怅以永思兮，
意曖曖而日颓。
白露纷以涂涂兮，
秋风浏以萧萧。
身永流而不还兮，
魂长逝而常愁。
叹曰：
譬彼流水，纷扬礚兮。
波逢汹涌，瀆滂沛兮。
揄扬涤荡，漂流陨往，
触崐石兮。
龙邛脰圈，繚戾宛转，
阻相薄兮。
遭纷逢凶，蹇离尤兮。
垂文扬采，遗将来兮。

离世

灵怀其不吾知兮，
灵怀其不吾闻。
就灵怀之皇祖兮，
愬灵怀之鬼神。
灵怀曾不吾与兮，
即听夫人之谗辞。
余辞上参于天地兮，
旁引之于四时，
指日月使延照兮，
抚招摇以质正。
立师旷俾端词兮，
命咎繇使并听。

兆出名曰正则兮，
卦发字曰灵均。
余幼既有此鸿节兮，
长愈固而弥纯。
不从俗而谀行兮，
直躬指而信志。
不枉绳以追曲兮，
屈情素以从事。
端余行其如玉兮，
述皇舆之踵迹。
群阿容以晦光兮，
皇舆覆以幽辟。
舆中涂以回畔兮，
驷马惊而横奔。
执组者不能制兮，
必折轭而摧辕。
断镳衔以驰骛兮，
暮去次而敢止。
路荡荡其无人兮，
遂不御乎千里。
身衡陷而下沈兮，
不可获而复登。
不顾身之卑贱兮，
惜皇舆之不兴。
出国门而端指兮，
冀一寤而锡还。
哀仆夫之坎毒兮，
屡离忧而逢患。
九年之中不吾反兮，
思彭咸之水游。
惜师延之浮渚兮，
赴汨罗之长流。
遵江曲之逶移兮，
触石碣而衡游。
波澧澧而扬浇兮，
顺长濑之浊流。
凌黄沱而下低兮，
思还流而复反。
玄舆驰而并集兮，
身容与而日远。
櫂舟杭以横瀟兮，
济湘流而南极。
立江界而长吟兮，
愁哀哀而累息。

情慌忽以忘归兮，
神浮游以高厉。
心蛰蛰而怀顾兮，
魂眷眷而独逝。
叹曰：
余思旧邦，心依违兮。
日暮黄昏，羌幽悲兮。
去郢东迁，余谁慕兮。
谗夫党旅，其以兹故兮。
河水淫淫，情所愿兮。
顾瞻郢路，终不返兮。

怨思

惟郁郁之忧毒兮，
志坎壈而不违。
身憔悴而考旦兮，
日黄昏而长悲。
闵空宇之孤子兮，
哀枯杨之冤维。
孤雌吟于高塘兮，
鸣鸠栖于桑榆。
玄猿失于潜林兮，
独偏弃而远放。
征夫劳于周行兮，
处妇愤而长望。
申诚信而罔违兮，
情素结于纽帛。
光明齐于日月兮，
文采耀于玉石。
伤压次而不发兮，
思沈抑而不扬。
芳懿懿而终败兮，
名靡散而不彰。
背玉门以奔骛兮，
蹇离尤而干诟。
若龙逢之沈首兮，
王子比干之逢醢。
念社稷之几危兮，
反为雠而见怨。
思国家之离沮兮，
躬获愆而结难。
若青蝇之伪质兮，
晋骊姬之反情。

恐登阶之逢殆兮，
故退伏于末庭。
孽臣之号咷兮，
本朝芜而不治。
犯颜色而触谏兮，
反蒙辜而被疑。
菀靡芜与菌若兮，
渐藁本于沔渚。
淹芳芷于腐井兮，
弃鸡骇于筐簏，
执棠溪以荆蓬兮，
秉干将以割肉。
筐泽泻以豹鞬兮，
破荆和以继筑。
时混浊犹未清兮，
世殽乱犹未察。
欲容与以俟时兮，
惧年岁之既晏。
顾屈节以从流兮，
心巩巩而不夷。
宁浮沅而驰骋兮，
下江湘以逴回。
叹曰：
山中檻檻，余伤怀兮。
征夫皇皇，其孰依兮。
经营原野，杳冥冥兮。
乘骐骋骥，舒吾情兮。
归骸旧邦，莫谁语兮。
长辞远逝，乘湘去兮。

远逝

志隐隐而郁悱兮，
愁独哀而冤结。
肠纷纭以缭转兮，
涕渐渐其若屑。
情慨慨而长怀兮，
信上皇而质正。
合五岳与八灵兮，
讯九魁与六神。
指列宿以白情兮，
诉五帝以置词。
北斗为我折中兮，
太乙为余听之。
云服阴阳之正道兮，
御后土之中和。

佩苍龙之蚴虬兮，
带隐虹之透蛇。
曳彗星之皓旰兮，
抚朱爵与鸾鸟。
游清灵之飒戾兮，
服云衣之披披。
杖玉华与朱旗兮，
垂明月之玄珠。
举霓旌之焜翳兮，
建黄纁之总旒。
躬纯粹而罔愆兮，
承皇考之妙仪。
惜往事之不合兮，
横汨罗而下沍。
乘隆波而南流兮，
逐江湘之顺流。
赴阳侯之潢洋兮，
下石瀨而登洲。
陵魁堆以蔽视兮，
云冥冥而闇前。
山峻高以无垠兮，
遂曾閤而迫身。
雪雰雰而薄木兮，
云霏霏而隕集。
阜隘狭而幽险兮，
石嵒嵒以翳日。
悲故乡而发忿兮，
去余邦之弥久。
背龙门而入河兮，
登大坟西望夏首。
横舟航而济湘兮，
耳聊啾而愴慌。
波淫淫而周流兮，
鸿溶溢而滔荡。
路曼曼其无端兮，
周容容而无识。
引日月以指极兮，
少须臾而释思。
水波远以冥冥兮，
眇不睹其东西。
顺风波以南北兮，
雾宵晦以纷纷。
日杳杳以西颓兮，
路长远而窘迫。

欲酌醴以娱忧兮，
蹇骚骚而不释。
叹曰：
飘风蓬龙，埃埤埤兮。
草木摇落，时槁悴兮。
遭倾遇祸，不可救兮。
长吟永歎，涕究究兮。
舒情陈诗，冀以自免兮。
颓流下陨，身日远兮。

惜贤

览屈氏之离骚兮，
心哀哀而怫郁。
声嗷嗷以寂寥兮，
顾仆夫之憔悴。
拨谄谀而匡邪兮，
切湔澌之流俗。
荡漒淩之奸咎兮，
夷蠹蠹之混浊。
怀芬香而挟蕙兮，
佩江离之斐斐。
握申椒与杜若兮，
冠浮云之峨峨。
登长陵而四望兮，
览芷圃之蠹蠹。
游兰皋与蕙林兮，
睨玉石之嵒嵒。
扬精华以眩耀兮，
芳郁渥而纯美。
结桂树之旖旎兮，
纫荃蕙与辛夷。
芳若兹而不御兮，
捐林薄而菀死。
驱子侨之奔走兮，
申徒狄之赴渊。
若由夷之纯美兮，
介子推之隐山。
晋申生之离殃兮，
荆和氏之泣血。
吴申胥之抉眼兮，
王子比干之横废。
欲卑身而下体兮，
心隐恻而不置。

方圆殊而不合兮，
铎绳用而异态。
欲俟时于须臾兮，
日阴曠其将暮。
时迟迟其日进兮，
年忽忽而日度。
妄周容而入世兮，
内距闭而不开。
俟时风之清激兮，
愈氛雾其如塵。
进雄鵠之耿耿兮，
谗介介而蔽之。
默顺风以偃仰兮，
尚由由而进之。
心忙恨以冤结兮，
情舛错以曼忧。
攀薜荔于山野兮，
采撷支于中洲。
望高丘而叹涕兮，
悲吸吸而长怀。
孰契契而委栋兮，
日晡晡而下颓。
叹曰：
江湘油油，长流汨兮。
挑揄扬汰，荡迅疾兮。
忧心展转，愁怫郁兮。
冤结未舒，长隐忿兮。
丁时逢殃，可奈何兮。
劳心惓惓，涕滂沱兮。

忧苦

悲余心之惓惓兮，
哀故邦之逢殃。
辞九年而不复兮，
独茕茕而南行。
思余俗之流风兮，
心纷错而不受。
遵野莽以呼风兮，
步从容于山廋。
巡陆夷之曲衍兮，
幽空虚以寂寞。
倚石岩以流涕兮，
忧憔悴而无乐。
登嶙峋以长企兮，
望南郢而闕之。

山修远其辽辽兮，
涂漫漫其无时。
听玄鹤之晨鸣兮，
于高岗之峨峨。
独愤积而哀娱兮，
翔江洲而安歌。
三鸟飞以自南兮，
览其志而欲北。
愿寄言于三鸟兮，
去飘疾而不可得。
欲迁志而改操兮，
心纷结其未离。
外彷徨而游览兮，
内恻隐而含哀。
聊须臾以时忘兮，
心渐渐其烦错。
愿假簧以舒忧兮，
志纡郁而难释。
叹《离骚》以扬意兮，
犹未殫于《九章》。
长嘘吸以于悵兮，
涕横集而成行。
伤明珠之赴泥兮，
鱼眼玢之坚藏。
同骛骖于乘驹兮，
杂班駁与闾茸。
葛藟藟于桂树兮，
鸱鸢集于木兰。
偃促谈于廊庙兮，
律魁放乎山间。
恶虞氏之萧韶兮，
好遗风之激楚。
潜九鼎于江淮兮，
爨土鬻于中宇。
且人心之持旧兮，
而不可保长。
遭彼南道兮，
征夫宵行。
思念郢路兮，
还顾睖睖。
涕流交集兮，泣下涟涟。
叹曰：
登山长望，中心悲兮。
苑彼青青，泣如颓兮。

留思北顾，涕渐渐兮。
折锐摧矜，凝泛滥兮。
念我茕茕，魂谁求兮。
仆夫慌悴，散若流兮。

愍命

昔皇考之嘉志兮，
喜登能而亮贤。
情纯洁而罔蕝兮，
姿盛质而无愆。
放佞人与谄谀兮，
斥谗夫与便嬖。
亲忠正之惓诚兮，
招贞良与明智。
心溶溶其不可量兮，
情澹澹其若渊。
回邪辟而不能入兮，
诚愿藏而不可迁。
逐下祓于后堂兮，
迎宓妃于伊洛。
荆谗贼于中厠兮，
选吕管于榛薄。
丛林之下无怨士兮，
江河之畔无隐夫。
三苗之徒以放逐兮，
伊皋之伦以充庐。
今反表以为里兮，
颠裳以为衣。
戚宋万于两楹兮，
废周邵于遐夷。
却骐驎以转运兮，
腾驴骡以驰逐。
蔡女黜而出帷兮，
戎妇入而彩绣服。
庆忌囚于阱室兮，
陈不占战而赴围。
破伯牙之号鍾兮，
挟人箏而弹纬。
藏璚石于金匱兮，
捐赤瑾于中庭。
韩信蒙于介冑兮，
行夫将而攻城。
莞芎弃于泽洲兮，
匏蠹蠹于筐簏。
麒麟奔于九皋兮，

熊羆群而逸囿。
折芳枝与琼华兮，
树枳棘与薪柴。
掘荃蕙与射干兮，
耘藜藿与蘘荷。
惜今世其何殊兮，
远近思而不同。
或沉沦其无所达兮，
或清激其无所通。
哀余生之不当兮，
独蒙毒而逢尤。
虽謇謇以申志兮，
君乖差而屏之。
诚惜芳之菲菲兮，
反以兹为腐也。
怀椒聊之馥馥兮，
乃逢纷以罹诟也。
叹曰：
嘉皇既歿，终不返兮。
山中幽险，郢路远兮。
谗人谗，孰可愬兮。
征夫罔极，谁可语兮。
行吟累欷，声喟喟兮。
怀忧含戚，何佗傺兮。

思古

冥冥深林兮，
树木郁郁。
山参差以嶮岩兮，
阜杳杳以蔽日。
悲余心之惛惛兮，
目眇眇而遗泣。
风骚屑以摇木兮，
云吸吸以湫戾。
悲余生之无欢兮，
愁倥偬于山陆。
旦徘徊于长阪兮，
夕彷徨而独宿。
发披披以鬢鬢兮，
躬劬劳而瘠悴。
魂伉伉而南行兮，
泣沾襟而濡袂。
心婵媛而无告兮，
口噤闭而不言。
违郢都之旧闾兮，

回湘沅而远迁。
念余邦之横陷兮，
宗鬼神之无次。
闵先嗣之中绝兮，
心惶惑而自悲。
聊浮游于山狭兮，
步周流于江畔。
临深水而长啸兮，
且倘佯而泛观。
兴《离骚》之微文兮，
冀灵修之一悟。
还余车于南郢兮，
复往轨于初古。
道修远其难迁兮，
伤余心之不能已。
背三五之典刑兮，
绝《洪范》之辟纪。
播规矩以背度兮，
错权衡而任意。
操绳墨而放弃兮，
倾容幸而侍侧。
甘棠枯于丰草兮，
藜棘树于中庭。
西施斥于北宫兮，
化隹倚于弥楹。
乌获戚而骖乘兮，
燕公操于马圉。
蒯瞶登于清府兮，
咎繇弃而在野。
盖见兹以永叹兮，
欲登阶而狐疑。
乘白水而高骛兮，
因徙驰而长词。
叹曰：
临佯垆阪，沼水深兮。
容与汉渚，涕淫淫兮。
鍾牙已死，谁为声兮。
纤阿不御，焉舒情兮。
曾哀凄欷，心离离兮。
还顾高丘，泣如洒兮。

远游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
屡惩艾而不移。
服觉皓以殊俗兮，

貌揭揭以巍巍。
譬若王乔之乘云兮，
载赤霄而凌太清。
欲与天地参寿兮，
与日月而比荣。
登昆仑而北首兮，
悉灵圉而来谒。
选鬼神于太阴兮，
登阊阖于玄阙。
回朕车俾西引兮，
褰虹旗于玉门。
驰六龙于三危兮，
朝西灵于九滨。
结余轸于西山兮，
横飞谷以南征。
绝都广以直指兮，
历祝融于朱冥。
枉玉衡于炎火兮，
委两馆于咸唐。
贯溷濛以东謁兮，
维六龙于扶桑。
周流览于四海兮，
志升降以高驰。
征九神于回极兮，
建虹采以招指。
驾鸾凤以上游兮，
从玄鹤与鷖明。
孔鸟飞而送迎兮，
腾群鹤于瑶光。
排帝宫与罗圉兮，
升县圃以眩灭。
结琼枝以杂佩兮，
立长庚以继日。
凌惊雷以轶骇电兮，
缀鬼谷于北辰。
鞭风伯使先驱兮，
囚灵玄于虞渊。
逝高风以低徊兮，
览周流于朔方。
就颡顼而陈词兮，
考玄冥于空桑。
旋车逝于崇山兮，
奏虞舜于苍梧。
济杨舟于会稽兮，

就申胥于五湖，
见南郢之流风兮，
殒余躬于沅湘。
望旧邦之黯黹兮，
时混浊其犹未央。
怀兰茝之芬芳兮，
妒被离而折之。
张絳帷到檐檐兮，
风邑邑而蔽之。
日噉噉其西舍兮，
阳焱焱而复顾。
聊假日以须臾兮，
何骚骚而自故
叹曰：
譬彼蛟龙，乘浮云兮。
泛淫湏溶，纷若雾兮。
潺缓轳轳，
雷动电发，馿及高举兮。
升虚凌冥，
沛浊浮清，入帝宫兮。
摇翘奋羽，
驰风骋雨，游无穷兮。

西汉刘向所作，仿《九章》而成，因哀叹屈原遭遇，结合自身的坎坷，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故抒情色彩十分浓厚。本篇亦采取了代言体的形式，再现了屈原不屈不挠的执著精神和强烈充沛的爱国热情，颇具章法，且语言上亦有一定的特色。

九思

逢尤

悲兮愁，哀兮忧。
天生我兮当闇时，
被诼譖兮虚获尤。
心烦愤兮意无聊，
严载驾兮出戏游。
周八极兮历九州，
求轩辕兮索重华。
世既卓兮远眇眇，
握佩玖兮中路躇。
羨咎繇兮建典谟，
懿风后兮受瑞图。
愍余命兮遭六极，
委玉质兮于泥涂。
遽倬遑兮驱林泽，
步屏营兮行丘阿。
车軌折兮马虺颓，
愬怅立兮涕滂沱。
思丁文兮圣明哲，
哀平差兮迷谬愚。
吕傅举兮殷周兴，
忌諂专兮郢吴虚。
仰长叹兮气噎结，
悒殒绝兮喏复苏。
虎兕争兮于廷中，
豺狼斗兮我之隅。
云雾会兮日冥晦，
飘风起兮扬尘埃。
走鬯罔兮乍东西，
欲患伏兮其焉如？
念灵闺兮隩重深，
愿竭节兮隔无由。
望旧邦兮路逶随，
忧心悄兮志勤劬。
魂茕茕兮不遑寐，
目眈眈兮寤终朝。

怨上

令尹兮瞢瞢，
群司兮恹恹。
哀哉兮淢淢，
上下兮同流。

菽藟兮蔓衍，
芳蘼兮挫枯。
朱紫兮杂乱，
曾莫兮别诸。
倚此兮岩穴，
永思兮窈悠。
嗟怀兮眩惑，
用志兮不昭。
将丧兮玉斗，
遗失兮纽枢。
我心兮煎熬，
惟是兮用忧。
进恶兮九旬，
复顾兮彭务。
拟斯兮二踪，
未知兮所投。
遥吟兮中野，
上察兮璇玑。
大火兮西睨，
摄提兮运低。
雷霆兮硠磕，
雹霰兮霏霏。
奔电兮光晃，
凉风兮怆淒。
鸟兽兮惊骇，
相从兮宿栖。
鸳鸯兮噍噍，
狐狸兮徬徨。
哀吾兮介特，
独处兮罔依。
蝼蛄兮鸣东，
螽蟴兮号西。
载缘兮我裳，
蠋入兮我怀。
虫豸兮夹余，
惆怅兮自悲。
伫立兮怵怛，
心结縕兮折摧。

疾世

周徘徊兮汉渚，
求水神兮灵女。
嗟此国兮无良，
媒女诘兮邠岐。
安鸱雀兮哢譔，

鸛鵒鸣兮聒余。
抱昭华兮宝璋，
欲銜鬻兮莫取。
言旋迈兮北徂，
叫我友兮配耦。
日阴曠兮未光，
閭眇窈兮靡睹。
纷载驱兮高驰，
将谘询兮皇羲。
遵河皋兮周流，
路变易兮时乖。
沥沧海兮东游，
沐盥浴兮天池。
访太昊兮道要，
云靡贵兮仁义。
志欣东兮反征，
就周文兮邠岐。
秉玉英兮结誓，
日欲暮兮心悲。
惟天禄兮不再，
背我信兮自违。
踰陇堆兮渡漠，
过桂车兮合黎。
赴昆山兮暋馥，
从邛遨兮栖迟。
吮玉液兮止渴，
啮芝华兮疗饥。
居嶢廓兮褰峙，
远梁昌兮几迷。
望江汉兮瀟灑，
心紧褊兮伤怀。
时咄咄兮旦旦，
尘莫莫兮未晞。
忧不暇兮寢食，
吒增叹兮如雷。

悯上

哀世兮碌碌，
浅浅兮嗑嚅。
众多兮阿媚，
委靡兮成俗。
贪枉兮党比，
贞良兮茆独。
鹄窜兮枳棘，
鵲集兮帷幄。

藜兮青葱，
稊本兮萎落。
睹斯兮伪惑，
心为兮隔错。
逡巡兮圃薮，
率彼兮畛陌。
川谷兮渊渊，
山阜兮客客。
丛林兮嶮嶮，
株榛兮岳岳。
霜雪兮漼漼，
冰冻兮洛泽。
东西兮南北，
罔所兮归薄。
庇阴兮枯树，
匍匐兮岩石。
蜷跼兮寒局数，
独处兮志不伸。
年齿尽兮命迫促，
魁垒挤摧兮常困辱。
含忧强老兮愁不乐。
须发芊悴兮颡鬓白，
思灵泽兮一膏沐。
怀兰英兮把琼若，
待天明兮立踟躅。
云蒙蒙兮电倏烁，
孤雌惊兮鸣啁啾。
思怫郁兮肝切剥，
忿悁悁兮孰诉告。

遭厄

悼屈子兮遭厄，
沈玉躬兮湘汨。
何楚国兮难化，
迄于今兮不易。
士莫志兮羔裘，
竞佞谀兮谗阋。
指正义兮为曲，
訾玉璧兮为石。
鸱鸢游兮华屋，
鸢戾兮栖兮柴簇。
起奋迅兮奔走，
违群小兮謷訥。
载青云兮上升，
适昭明兮所处。

蹶天衢兮长驱，
踵九阳兮戏荡。
越云汉兮南济，
秣余马兮河鼓。
云霓纷兮晦翳，
参辰回兮颠倒。
逢流星兮问路，
顾我指兮从左。
径娵觜兮直驰。
御者迷兮失轨。
遂踢达兮邪造，
与日月兮殊道。
志阒绝兮安如，
哀所求兮不耦。
攀天阶兮下视，
见鄢郢兮旧宇。
意逍遥兮欲归，
众秽盛兮杳杳。
思哽饴兮诘讵，
涕流澜兮如雨。

悼乱

嗟嗟兮悲夫，
殽乱兮纷拏。
茅丝兮同综，
冠屣兮共絢。
督万兮侍宴，
周邵兮负刍。
白龙兮见射，
灵龟分执拘。
仲尼兮困厄，
邹衍兮幽囚，
伊余兮念兹，
奔遁分隐居。
将升兮高山，
上有兮猴猿。
欲入兮深谷，
下有兮虺𧈧。
左见兮鸣𧈧，
右睹兮呼梟。
惶悸兮失气，
踊跃兮距跳。
便旋兮中原，
仰天兮增叹。
菅蒯分野莽，

藿苇兮仟眠。
鹿蹊兮蹢躅，
獭貉兮蟬蟬。
鸛鷖兮轩轩，
鵙鵙兮甄甄。
哀我兮寡独，
靡有兮齐伦。
意欲兮沈吟，
迫日兮黄昏。
玄鹤兮高飞，
曾逝兮青冥。
鸬鹚兮喈喈，
山鹊兮嚶嚶。
鸿鹄兮振翅，
归雁兮于征。
吾志兮觉悟，
怀我兮圣京。
垂厖兮将起，
跼蹐兮硕明。

伤时

惟昊天兮昭灵，
阳气发兮清明。
风习习兮和暖，
百草萌兮华荣。
堇荼茂兮扶疏，
蘅芷彫兮莹嫫。
愍贞良兮遇害，
将夭折兮碎糜。
时混混兮浇𦇧，
哀当世兮莫知。
览往昔兮俊彦，
亦诎辱兮系累。
管束缚兮桎梏，
百贸易兮傅卖。
遭桓繆兮识举，
才德用兮列施。
且从容兮自慰，
玩琴书兮游戏。
迫中国兮窄狭，
吾欲之兮九夷。
超五岭兮嵯峨，
观浮石兮崔嵬。
陟丹山兮炎野，
屯余车兮黄支。

就祝融兮稽疑，
嘉己行兮无为。
乃回謁兮北逝，
遇神媯兮宴娛。
欲静居兮自娛，
心愁感兮不能。
放余轡兮策驪，
忽飈騰兮浮云。
蹕飞杭兮越海，
从安期兮蓬萊。
缘天梯兮北上，
登太一兮玉台。
使素女兮鼓簧，
乘戈和兮讴谣。
声噉詭兮清和，
音晏衍兮要姝。
咸欣欣兮酣乐，
余眷眷兮独悲。
顾章华兮太息，
志恋恋兮依依。

哀岁

旻天兮清凉，
玄气兮高朗。
北风兮潦冽，
草木兮苍唐。
虫𧈧兮嘒嘒，
螂蛆兮穰穰。
岁忽忽兮惟暮，
余感时兮凄怆。
伤俗兮泥浊，
矇蔽兮不章。
宝彼兮沙砾，
捐此兮夜光。
椒瑛兮涅污，
臬耳兮充房。
摄衣兮缓带，
操我兮墨阳。
升车兮命仆，
将驰兮四荒。
下堂兮见蛭，
出门兮触蜂。
巷有兮蚍蜉，
邑多兮螳螂。
睹斯兮嫉贼，

心为兮切伤。
俯念兮子胥，
仰怜兮比干。
投剑兮脱冕，
龙屈兮蜿蜒。
潜藏兮山泽，
匍匐兮丛攒。
窥见兮溪涧，
流水兮沄沄。
鼃鼃兮欣欣，
鱣鮪兮延延。
群行兮上下，
骈罗兮列陈。
自恨兮无友，
特处兮茕茕。
冬夜兮陶陶，
雨雪兮冥冥。
神光兮频频，
鬼火兮荧荧。
修德兮困控，
愁不聊兮遑生。
忧纡兮郁郁，
恶所兮写情。

守志

陟玉峦兮逍遥，
览高冈兮峣峣。
桂树列兮纷敷，
吐紫华兮布条。
实孔鸾兮所居，
今其集兮惟鴞。
乌鹊惊兮哑哑，
余顾瞻兮怊怊。
彼日月兮闇昧，
障覆天兮褻气。
伊我后兮不聪，
焉陈诚兮效忠。
摅羽翮兮超俗，
游陶遨兮养神。
乘六蛟兮蜿蜒，
遂驰骋兮升云。
扬彗光兮为旗，
乘电策兮为鞭。
朝晨发兮鄢郢，
食时至兮增泉。

绕曲阿兮北次，
造我车兮南端。
谒玄黄兮纳贄，
崇忠贞兮弥坚。
历九宫兮遍观，
睹秘藏兮宝珍。
就传说兮骑龙，
与织女兮合婚。
举天毕兮掩邪，
彀天弧兮射奸。
随真人兮翱翔，
食元气兮长存。
望太微兮穆穆，
睨三阶兮炳分。
相辅政兮成化，
建烈业兮垂勋。
日警警兮西没，
道遐迥兮阻叹。
志蓄积兮未通，
怅敝罔兮自怜。

乱曰

天庭明兮云霓藏，
三光朗兮镜万方，
斥蜥蜴兮进龟龙，
策谋从兮翼机衡。
配稷契兮恢唐功，
嗟英俊兮未为双。

东汉王逸所作，仿《九歌》而成，代言体形式，通过怀屈原而抒发悲愤的情怀，在表现手法上更注重比喻和象征的运用，但整体上并无多少突破。通篇文意比较流畅，情绪跌宕起伏，有较强的感染性，想象力亦显丰富。

